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095
16 July 1992

CHINESE

第三〇九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2年7月15日星期三,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热苏斯先生

成员国: 奥地利

比利时

中国

厄瓜多尔

法国

匈牙利

印度

日本

摩洛哥

俄罗斯联邦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津巴布韦

(佛得角)

霍恩菲尔纳先生

诺特达姆先生

李道豫先生

阿亚拉·拉索先生

默里梅先生

埃尔多斯先生

加拉汗先生

波多野先生

本贾伦-图伊米先生

沃伦佐夫先生

戴维·汉内爵士

帕金斯先生

阿里亚先生

山姆亚里亚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下午3时3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马达加斯加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1992年7月2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4232)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愿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巴巴多斯、博茨瓦纳、巴西、加拿大、刚果、古巴、埃及、德国、印度尼西亚、莱索托、马来西亚、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秘鲁、菲律宾、葡萄牙、塞内加尔、南非、西班牙、苏里南、瑞典、乌克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扎伊尔和赞比亚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请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

根据惯例并在安理会同意的情况下我提议根据《宪章》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的有关规定邀请这些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讨论。

没有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卡先生(塞内加尔)和博塔先生(南非)在安理会会议桌就座;布拉希米先生(阿尔及利亚)、万杜内姆·姆宾达先生(安哥拉)、赫斯特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梅科克先生(巴巴多斯)、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萨登博格先生(巴西)、弗雷切特先生(加拿大)、刚加先生(刚果)、坎特拉先生(古巴)、穆萨先生(埃及)、兰曹先生(德国)、维斯努默尔蒂先生(印度尼西亚)、福富洛先生(莱索托)、拉扎里先生(马来西亚)、胡阿拉卡先生(纳米比亚)、阿沙亚先生(尼泊尔)、范沙伊克先生(荷兰)、威尔博格先生(新西兰)、恩瓦楚库先生(尼日利亚)、胡斯里德先生(挪威)、卢纳先生(秘鲁)、梅德兹先生(菲律宾)、梅德兹

女士(葡萄牙)、亚涅斯·巴尔努埃博先生(西班牙)、南都先生(苏里南)、奥斯瓦尔德先生(瑞典)、塞姆格雷雷先生(乌干达)、巴乔克先生(乌克兰)、纳雅奇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巴格贝尼·阿代托·恩芷格亚先生(扎伊尔)、穆苏卡先生(赞比亚)在安理会大厅侧为其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愿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1992年7月10日的来信如下:

“我谨请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准许我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参加安理会对于题为‘南非问题’的项目的审议。”

在以前场合,安理会曾就其议程上的问题的有关审议向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代表发出邀请。根据过去对此问题的做法,我提议安理会根据其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发出邀请。

没有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愿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1992年7月13日的来信如下:

“作为安全理事会一名成员,我谨请求安理会在举行审议题为‘南非问题’的项目的会议期间,根据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向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A·萨利姆博士发出邀请。”

该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第S/24283号文件发表。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第39条向萨利姆博士发出邀请。

没有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愿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1992年7月13日的来信如下:

“作为安理会一名成员,我谨请求安理会在举行审议题为‘南非问题’的项目的会议期间,根据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向阿扎尼亚泛非主席者大会主席马克维图先生发出邀请。”

该信已作为安理会第S/24284号文件发表。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安理会

同意根据第39条向马克维图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愿通知安理会我收到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1992年7月13日来信如下:

“作为安全理事会一名成员,我谨请求安理会在举行审议题为‘南非问题’的项目的会议期间,根据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向南非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发出邀请。”

该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第S/24285号文件发表。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第39条向曼德拉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愿通知安理会我收到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1992年7月14日来信如下:

“到目前为止,民主南非会议下列参加者表示愿意参加1992年7月15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南非问题的辩论:Mangosuthu G. Buthelezi博士、Lucas M. Mangope先生、Oupa J. Gqozo准将、J.N.Reddy博士、E.Joosab先生、Kenneth M. Andrew先生和E.E.Ngobeni先生。如果根据安全理事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你能让上述人士在安理会发言,他们将能向安理会提供情况并尽其可能在解释问题方面给予以协助。”

该信已作为安理会第S/24287号文件发表。如无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第39条向Buthelezi博士、Mangope先生、Gqozo准将、Reddy博士、Joosab博士、Andrew先生和Ngobeni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反对,就此决定。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是应1992年7月2日马达加斯加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即文件S/24232中提出的要求而召开的。

我还要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4255,该文件载有1992年7月8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是塞内加尔外交部长杰波·莱提·卡先生阁下,他将代表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发言。我欢迎阁下并请他发言。

卡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由于你的祖国佛得角同塞内加尔间有着历时久远的友谊与合作纽带,我们特别高兴地看到由你来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的工作。

作为非洲杰出的儿子,你特别理解非洲大陆各国人民及领导人对南非正义事业的专注献身精神,对此我们更感到高兴。

我谨代表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阿卜杜·迪乌夫总统并代表我有幸率领的非统组织部长级代表团,诚挚地感谢安理会全体成员在非洲组织继纳尔逊·曼德拉主席之后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特别处理南非目前面临的暴力问题时,及时地接受了这一要求。

安全理事会这样做雄辩地证明它关心并重视我们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对此我们表示充分的赞赏。

本组织秘书长、我们的兄弟和朋友布特罗斯-加利的干练与品德是公认的,我们要再次向他表示我们衷心的祝贺并支持他履行伟大崇高的使命。

几天前,出席非洲组织达卡尔首脑会议的成员国国家和政府首脑认为,请安理会就南非局势召开紧急会议是非常必要的。

更为具体地说,非统组织要求安全理事会审议南非的暴力问题以便采取一切适当行动,解决这一问题。同样,非统组织殷切希望联合国在消除了暴力与不稳定的气氛后,参与探索和开创有利于恢复谈判的条件,以获得南非对和平政治过渡的承诺。

整个非洲都深切关注南非的事态发展。仅在四个目前,南非的白人少数还规定弗雷德里克·德克勒克总统继续努力同南非各政党和运动就如何向民主和无种族歧视的南非和平过渡进行谈判,以一劳永逸的结束种族隔离。

当时我们很自然地欢迎这一姿态,认为它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新时代将引导南非同它自身和解,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解。

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我们认为,而且也确实继续认为,把南非从长时期的部族冲突与排斥中拯救出来最有效的办法之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该国的所有政治力量,特别是决心铲除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力量间开展谈判。

我们这样做的原因也在于我们认为3月17日公民投票的结果清楚地表明,白人少数希望把由民主南非大会开放的有益事业进行到底。我们认为民主南非大会仍然是在牢记建立民主、无种族歧视和平等的民主社会这一最终目标的前提下和平组织南非民主过渡最适当的架构。

但是今天我们深感遗憾,南非陷入了不可接受的暴力气氛,而博伊帕通惨案仅是加重了这种气氛而已。

博伊帕通惨案是在3月17日公民投票整三个月后发生的,它非常清楚地表明政治局势的脆弱及南非的前景仍受到严重的威胁。无辜人民遭到屠杀,人身遭受暴力侵犯,这成了数百万南非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生活在恐惧中,唯恐有人破门而入,加害其家,破坏其人格完整。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无法继续任何可以叫人信任的谈判进程。这就是南非已陷入危险僵局的原因。

从这以后,即使我们不愿去面对它,我们也不能排除倒退的可能性,而倒退会给南非本身,给非洲大陆的所有国家以及给整个国际社会带来悲惨的结果。

南非正在发生什么情况?正在发生的情况是种族隔离制度——它否定构成人的尊严的一切、否定能使人行使其作为公民的属性的一切——引起了一个结构性暴力的局势,包括博伊帕通大屠杀,这场屠杀是久已开始的过程的高潮,并且是那一过程最令人伤心、最悲惨的最应受严责的表现。

正在发生的情况是,在南非有些公民感到他们的行为可以不受惩罚——这很难解释,更难以其辩解——正在每天随心所欲地屠杀别人。而那些其职责就是管辖和治理这个国家的人却不采取任何行动制止这些行为,也不以必要的严厉惩罚那些应受严责的无端暴力行为的作俑者。

我们怎能想象,我们怎能接受那些负责管理国家事务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袖手旁观?任何政府不管其代表性多么有限,其首要责任是保证人民和物资的安全,保卫个人的完整和创造一个国内和平的气氛,除非那个政府明确承认它无力履行这个职责。

因此,非洲统一组织认为应使南非政府承担责任。如果他要保持信誉,只有由它承担责任。当然,所有主张可能在南非建立民主政权的各方都应致力于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

南非的局势不但是无法接受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对南非本身及其边界以外的地区是危险的。因此我们寻求联合国支持,阻止一个渴望回到已一去不复返的过去时代的少数,这个少数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制造恐怖和令人难忍的不安全来停止将导致一个民主、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的到来的谈判过程。

我们对安理会的做法也是基于两项发现。首先是戈德斯通法官的发现。他因得到南非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信任,受命为关于防止暴力和公开恐吓的调查委员会主席。这位法律工作者在其5月27日报告中宣告:

“虽是1990年2月在南非局势中非暴力变革的气氛取代了暴力变革的气氛,但是那是以来骚乱和暴力已达到南非有史以来的顶峰。”

第二个发现是在南非已有几个关于暴力的调查委员会。这些是:戈德斯通委员会,它是个国内委员会;国际法律工作者委员会,它今年3月发表了一份报告,以及非洲统一组织的观察团,它向两个星期前6月底在达喀尔举行的该组织部长理事会的上届会议作了报告。这些委员会都得出同样结论,即暴力正逐渐腐蚀南非社会,并正造成严重安全问题。

不幸的是,尽管这些委员会决心服务于和平事业并做了值得注意的工作,但它们都没有必要的权力可以将其结论变为有约束力的指令。博伊帕通大屠杀刚刚过去,戈德斯通法官就感到遗憾分的建议

“没有下文

“因为否则就有可能避免那场令人惋惜的悲剧。”

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非洲统一组织认为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机构安全理事会是谋求解决这一危机的最好地方——这场危机如果继续下去将越出南非边界威胁该地区和平与安全。

更具体地说,我们认为安理会除了其它事情外,可以在同所有各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在南非建立联合国的存在,目的特别在于帮助巩固同暴力作斗争的措施,恢复安全的气氛,并探索和创造可能在民主南非会议内重新发动谈判过程的条件。最终结束暴力无疑是使谈判恢复的一个个办法,对此我们予以鼓励。这是提交安理会审议的决议草案的主要目的。

前些时候联合国把南非问题作为自己的问题。本组织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中都根据其对该国局势的定期评估通过了许多决议。

今天,当局势已发展到一个重要关头时,我们认为联合国应再次审议这一事项,帮助认清暴力的原因并采取必要步骤结束暴力。

至于在南非建立我们已提到过的国际存在的办法,我们认为正如在我们的决议草案中所反映的,由秘书长指定一名特别代表很可能是个解决办法,同时应该理解我们希望安理会将继续处理这一问题,直至建立一个民主、统一和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为止。

特别代表应有广泛的授权,并对非统组织表达的关切作出反应,这种关切使它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这次紧急会议。如果特别代表要以必要的有效性来执行其使命的话,他应得到各有关各方公开、忠诚和诚实的合作。在这一方面,使我们鼓舞的是,南非各主要政治力量,包括南非政府,都接受了应有这种存在的原则。

联合国秘书长不久前的声明加强了这一令人鼓舞的感觉。他在声明中表示本组织准备在南非起作用。我们请安理会大致按照这些内容作出一项决定。

非统组织现任主席阿卜杜·迪乌夫总统派遣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部长级代表团出席今天的安理会会议,这意味着,面对现有的选择,即要么努力为实现一种安全的

气氛创造条件，一劳永逸地制止暴力，要么允许南非永远陷于暴力和恐怖气氛中，可能损害我们摧毁种族隔离共同努力的实现，现任非统组织主席以及非洲大陆所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已作出选择。

这个选择是凭藉理智和常识作出的；这就是说，这个选择通过和平与负责的办法，应该真正导致南非的和平过渡，以便再次在那里建立一种有法制的民主政治制度。

在暴力和对抗的悲惨过程中登峰造极的可恶的博伊帕通大屠杀不管如何应该受到指责——对此我们非常坚定地予以谴责——但不应使我们背离这条路线。对那些无疑有点过于乐观的人来说，事实已经证明，即谨慎仍是必要的。

就我们而言，我们深信，所有持善意的男男女女，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正义和进步的人们都将在此困难时期站在我们一边。

我们毫无疑问，《宪章》赋予保障整个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特殊责任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必将支持我们从事这一和平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安理会已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曼德拉先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们要对安全理事会同意就南非问题开会向它表示赞赏。主席先生，我还要最衷心地感谢你给我们机会向各位发言。

45年来，联合国一直在处理南非问题。其原因是，我国人民一直受到种族隔离政策的压迫，而联合国已认定种族隔离是一种侵害人类的罪行。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就南非问题所作出的决定系旨在制止种族隔离这种侵害人类罪，并帮助把我国改造成一个非种族的民主国家。这个目标尚没有实现。南非仍由白人少数人政权统治。我国绝大多数人民仍无权投票。他们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仍被剥夺。

南非政府的代表今天也将向安理会发言。不论他们说什么甜言蜜语，他们都代

表联合国所反对的白人少数人统治制度。他们仍然依据安全理事会已宣布无效的《宪法》统治我国。

联合国正是因为其宗旨尚未实现，因此必须继续处理南非问题。联合国必须继续寻求可能有助于加速这一进程，最终实现我国民主过渡的各种方式方法。

同时，已出现一种极为严峻的局势。尽管我们各方都已在1991年12月21日民主南非大会通过的《意向宣言》中承诺着手为建立一个统一、民主、非种族和非性别歧视的南非起草和通过一部《宪法》，但这一进程目前已陷入僵局。

就这一事项而言，问题在于占据统治地位的白人少数人政府不顾选民支持，继续寻求各种方式方法，确保其能继续行使权力。该政权坚持认为，政治上的多数无论规模多大，都应听命于少数人政党的否决。除非政府很快就作出坚定的承诺，保证依照国际上公认的原则建立充分的民主并接受一个拥有主权和民主的立宪机构，否则这一进程就不会向前迈进。

然而，安理会今天开会原因是，黑人城镇发生的屠杀已使这进程陷于停顿。在过去五、六年中，至少有11 000人因暴力死亡。仅1992年6月就有373人死亡、395人受伤。1992年1月至1992年6月期间有1 806人被杀、2 931人受伤。

国民党政权掌握着国家权力，使其能够否认和掩盖其本身和其代理人及国家保安部队在煽动和助长暴力中的作用。我们1992年7月9日给德克勒克先生的备忘录已经分发给安理会成员，其中列举了无数行为和不行为的证据，证明政府介入暴力。我们特别提请各成员注意备忘录的一个题为“保安部队介入助长和加深暴力”的附件和另一个题为“南非政权对英卡塔自由党的支持”的附件。

在南非内外经过了多年的斗争之后，大会于1989年在其协商一致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后果的宣言》中得出结论，已经存在谈判解决南非局势的条件。大会在该《宣言》中指出，由于解放运动同政府达成协议，应在没有暴力的气氛中进行这类谈判。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完全同意这些立场。正是因为曾经正确地预见到如果我国实

际上陷入内战谈判进程就不会成功,大会才采取这些立场的。

为达此目的,非国大于1990年8月决定中止所有武装行动。我们是单方面这样做的,既是为了表明我们的诚意,也是为了帮助创造非暴力的气氛。我们同时期望,当局方面将采取种种措施,消除谈判障碍,并将确保适当的谈判气氛确实存在。正相反,如我们所说,我们面临的是螺旋上升的暴力。

一个名为社会调查社区机构(CASE)的独立的社会政治和发展机构编写了5份有关暴力格局的报告。其中一份报告得出结论:

“暴力似乎是在战略性时刻时隐时现。”

它继续指出:

“在暴行的背后...显然有证据表明暴力在最能削弱非国大及其盟友的关头爆发,当它最能损害德克勒克政府时就急剧下降。”

报告然后说:

“有两个政党显然从里夫暴力中捞到好处。第一个是国民党政府。……第二个主要受益者是英卡塔。”

另一份报告涉及1990年7月至1991年7月在里夫发生的对葬礼和守灵发动的13起攻击事件。该报告得出结论:

“英卡塔自由党的支持者进行了大量侵犯活动。而且,这些攻击是在南非警察的积极和消极支持下进行的。”

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种暴力是有组织和有计划的。其具体目标是民主运动,暴力的绝大多数迫害者是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成员和支持者。这是国家恐怖主义的血腥策略,目的是要创造条件,使带来并加强种族隔离制度的势力能够在谈判桌上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受到削弱的民主运动。

但是,如本组织所预见,这种暴力也会使这些谈判本身无法进行。早在1991年4月,当这场恐怖运动升到新的高度时,我们别无他择,只得中止同该政权的双边谈判,直至它采取种种措施处理暴力问题。

现在路人皆知的是该政权未执行1991年5月政府同非国大达成的制止暴力的协议。

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面对暴力疯狂地升级--博伊帕通屠杀就是例证--非国大被迫撤出民主南非大会内的多边谈判进程。

这个罪名完全要由当局担当。只有它拥有停止暴力和惩处凶手的执法人员和法律权威。作为执政当局,它有义务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它令人遗憾地失职了。

该政权的行动,包括它不断企图将暴力的罪名和防止暴力的责任推到政治组织头上的行动使得屠杀定然升级。

尽管这一暴力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我们大家应对此有一清楚的认识。该政权掌握着国家权力,有能力停止暴力。无数的法庭审判、调查和委员会中提出的证据已确定了国家保安部队的同谋行为,并已得到戈德斯通委员会和国际调查团报告的证实。

同样清楚的是,暴力的中心目标是削弱非国大和我国的民主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运动的成员确实也有反暴力的情况发生。同时,在公开记录中可看到,非国大的政策反对提倡暴力。我们坚持这一立场。但是,由于国家保安部队及其代理人的行为,以及由当局控制的警察仍然负责调查国家保安部队涉嫌的暴力并惩处凶手,我们更难完全彻底地坚持这一政策立场。

非国大认为,政府对暴力应承担的责任不仅在于它干下的行为,也包括它的懈怠。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和大赦国际已指责政府未对暴力采取行动。大赦国际指出,政府

“没把绝大部分参与侵犯人权分子绳之以法”。

戈德斯通法官在其1992年7月6日的报告中抱怨政府在多次把他的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置之不顾。

过去两年在德兰士瓦发生的49宗屠杀事件,其中每次至少有10人丧生,但至今却

没有判处过一个。在作了适当的调查和积极起诉的事件上,如1988年12月特拉斯特·费德大屠杀所引起的调查与起诉,就有人被定罪,而被判处的是警察。

1985年,马修·冈尼韦和其他三名东角领袖被谋杀。今年5月,在一份真实性迄今未被质疑的文件中,有一份来自南非国防军军事情报首脑范德威斯韦曾将军(当时为准将)的信函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授权该机构“从社会上紧急消除”冈尼韦等人。范德威斯韦曾迄今没有被停职。

在最高法院1991年1月的一项民事案裁决认为南非警察法医实验室室长洛沙·尼斯林将军参与毒杀行动主义分子一事可能属实之后,并没有采取行动将他停职。

尽管一份司法委员会裁决认为民事合作局数名军职人员与政治暴力有牵涉,但没有一人被起诉。至少有20名,可能更多的该局人员仍是南非国防军受薪职员。其他人已收到或接受了巨额抚恤金。若干人已要求免受起诉的权利。

1992年2月,驻埃尔默洛警察所的当地白人警察鼓励并积极帮助韦塞尔顿一帮私刑行动分子一事曝光。没有任何警察被停职。

在1986年的一次官方行动中,南非国防军在纳米比亚给200名英卡塔成员提供军事训练,这批人后来被吸收为克瓦·祖卢警察。数名受训者在宣誓证词中声称曾受过攻击战训练。当局以英卡塔自由党成员曾接受保护要员训练为理由,将此事打发了事。但这批受训人员其中有人后来牵涉进了在纳塔尔的暴力。

至今没有采取任何控制和限制克瓦·祖卢警察权力的行动。但有大量证据说明克瓦·祖卢警察有偏向并参与纳塔尔省份的暴力。事实上,近在1992年7月1日,克瓦·祖卢警察的权力又得到了加强。从那天起,如果克瓦·祖卢警察地区专员提出要求,南非警察国内稳定部队将对克瓦·祖卢地区的动乱采取行动。

1990年,比勒陀利亚政权发布公告,明文使在公共场所携带危险武器合法化,取消了一项自1891年以来一直有效的禁令。换言之,自从1990年取消对非国大和其他组织的禁令之后,比勒陀利亚政权造成了一种局势,允许大批人携带最危险的武装成群结队地涌上街头,进入公共场所。政府无法解释为什么它事实上允许人们杀人致

残。它从未解释为什么在多次疯狂杀人事件后,政府的警察和军队通常陪伴这些杀手去到安全之处,却没有逮捕任何人。

我们毫不含糊地指责,南非政府的这些懈怠行为是有其理由的。严峻的事实真相是,南非政府从未放松过它针对我国民主运动的战争。

最近,在博伊帕通四周地区活动的一个秘密警察部单位受到公众关注。这个单位和在南非其他地区活动的另外10个秘密警察单位的任务是镇压民主运动,因为政府仍将民主运动视为敌人和对所谓国家安全的威胁。前治安警察的警官和人员已被重新安置在这些秘密网络中。一再有人指责,这些单位的成员以及由外国国民,如安哥拉人、莫桑比克人和纳米比亚人组成的特殊部队成员在从事秘密活动,其中包括刺杀民主运动的领袖和积极分子。他们还牵涉对人民大众开展恐怖行为。

为了混淆问题和逃避责任,政府坚持暴力的根源在于非国大和英卡塔自由党之间的竞争。然而事实是,英卡塔自由党已甘心成为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延伸和工具,由南非政府为它的活动提供资金。南非政府武装和训练该党成员。有大量证据说明,该党继续从与南非政府的秘密合作中得到好处。

因此难以分清何时其成员作为一股独立势力行为,何时又是南非政府的代理人。然而,同比勒陀利亚声称相反,非国大必须与之达成协议结束暴力的不是一个独立势力。

我们将向安理会各成员提供的文件,详细说明我们已提出各点,它们都证实了政府没有适当处理政治暴力的罪行,这种暴力已经造成太多人丧生,正使我国四分五裂,使谈判进程无法进行。

我们愿回顾安理会帮助南非人民改造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非种族的民主国家的各项先前决定。我们相信,这项承诺使安理会负有紧迫义务对南非局势进行干预,结束屠杀。

安理会非常关心恢复谈判,以便能找到一项和平解决方法,一项符合1989年大会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宣言和安全理事会自己的决议中所载

的民主原则的解决方法,这要求安理会坚决地、并以必要的速度对这一南非暴力问题采取行动。

我们认为,这一暴力象种族隔离制度本身一样,是对安理会权威的直接挑战和对追求和平和促进《联合国宪章》及《人权宣言》中所载的目标的全球性任务的破坏。

如果安理会不坚定地、果断地采取行动,这就不能不在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被要求在处理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时损害其声誉和权威。

因此,我们强烈要求,安理会应请秘书长任命一位关于南非的特别代表。

该代表应迅速采取行动调查南非局势,以期协助安理会决定它应采取的措施,以帮助我们结束暴力。安理会接着应作出执行此类措施的必要决定,包括继续监测局势以确保安理会将采取的此类措施的有效性。

我们还要提请安理会注意一件事,以供其参考。这就是我们已要求政府也应完成释放政治犯和废除镇压性立法的进程。

此外,这些是联合国宣言中为创造有利于谈判的气氛所设想的步骤。这些问题在我们同南非政府就处理这些问题达成正式协议二年多时间后仍保留在议程上,这表明了我们在政府执行它已缔结的协议的可信赖性方面面临的问题。

我们也愿利用这一机会重申我们自己对谈判进程和真正民主结果的承诺。

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再次告诉你们,我们仍旧必须使政府相信,它也应致力于这样的民主结果,接受诸如多数人统治和少数人政党没有否决权之类的普通民主制度概念。

因此,我们仍然必须克服这些障碍,以使在民主南非大会范围内进行的谈判进程本身能取得成功。

我们感谢他们给我们在安理会上发言的机会,并希望他们本着对局势严重性的认识,对我们发出的帮助我们结束在南非进行的大屠杀的呼吁作出反应。我们的人民怀着巨大期望盼望安理会的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卜拉希米先生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卜拉希米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十分高兴地以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名义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你所代表的友好国家佛得角一向表示对争取自由和正义的人民的坚定承诺,并且是一个同阿尔及利亚有着特殊关系的国家。

长期以来,你的个人资格和能力赢得你在联合国同事们的尊敬,并确保安理会将得到英明的领导。也请允许我向你的前任,比利时的诺特达姆大使阁下致以问候,我愿特别赞扬他有效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上个月的审议工作。

我还愿向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秘书长表示祝贺,并祝愿成功地完成其崇高的任务。

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光临这个会议厅象征着南非人民在争取尊严的漫长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进展。我还要提到南非面临的严重危险。我愿欢迎曼德拉并祝贺他向安全理事会作的发言。同时,我愿向他重申阿尔及利亚支持和声援实现曼德拉先生及其战友们所追求的崇高和正义的目标。

我的同事和朋友,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吉博·卡先生已经雄辩地说明了非洲国家元首继达喀尔首脑会议后要求举行专门讨论南非局势的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的原因。请允许我简略地强调这些原因,并表明我们非洲人对举行安理会这一会议的期望。

我要对我的同事说的话补充几句。首先,为什么我们要求助联合国?

十分简单,这是因为本组织40多年来一直努力结束对人的尊严不能容忍的践踏,即种族歧视。它也是对人權的侵犯。

我们在大会就这一问题进行的辩论和通过的决议是对促进争取南非黑人多数的平等和公正的合理要求的宝贵贡献。此外,正是这个普遍性论坛继1989年大会第16届特别会议后提出了和平消除种族隔离和迎来一个统一、民主和没有种族歧视的南

非的指导原则。

鉴于对黑人多数采取的镇压措施仍然残酷和令人厌恶，安全理事会没有放过任何努力。仍然有效的国际制裁已经实行，以孤立南非政权并劝服它采取旨在结束种族歧视的谈判进程。

这种国际压力终于成为一种决定因素。自从德克勒克先生作为政府首脑掌权以来已取得了巨大进展。首先，种族隔离政权的法律基础已被逐渐消除；其次，大多数政治犯已被释放；最后，已就该国的立宪未来进行充满希望的谈判进程。

这一进程如没有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先生表现出的勇气和妥协精神是不可能的，它与非洲及全体国际社会提供的支持和鼓励相互配合。

今天，这一争取和平的重要运动正处于危险之中。四年来影响到一万多受害者的暴力，煽起情绪与危险的火焰，使去年底辛辛苦苦确立的整个谈判进程脱离轨道。阿尔及利亚强烈谴责的博伊帕通大屠杀，表现了这一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局势的严重性。这一进程终止了，达喀尔首脑会议要求安全理事会举行紧急会议。

我认为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们不会满足于完全信口雌黄的解释：黑人多数中间的部族争斗。这根本经不住检验。

一些严重迹象表明：在保安机关中拥有同伙的暗藏的、强有力的和组织良好的力量，正助长一种螺旋升级的暴力，煽动部族间的分歧，并挑起血腥对抗和对无辜人民的侵犯行为。

我们还能怎样解释最近几个有中对很多接近非洲国民大会的地方领袖的暗杀行动？

我们怎能找到寄宿者——对这些传统上赞成民主运动的城镇的致命袭击的肇事者——享有免受惩罚待遇的道理？我们还怎能找出维持法律与秩序的部队对在公共场所携带所谓传统武器——而他们自己已证明这些是对无辜人民所使用的致命武器——自鸣得意的道理？

安全理事会必须坚决请求对维持公共秩序与安全的南非政府一视同仁地履行这

一职责,并通过指控和惩罚犯下这些罪行者而树立一个榜样。

但这本身是不够的。政府还必须处理已经明确的该国暴力的根源。应由安全理事会要求它采取下列措施:

第一,解散已经失控的民间民兵组织。

第二,执行要求解散臭名昭著的“第32营”的决议,该部队由外籍雇用兵组成,专门在城镇中进行野蛮镇压。

第三,把警察和军队各级别中最反动的分子清除出去并促进在黑人多数中征募。

第四,恢复对在公共场所携带武器的禁止,包括所谓“传统”武器。

第五,把宿舍改为家庭公寓并使之容入各城镇。

最后,安理会应认真考虑请求秘书长指定一位著名人士为南非事务特别代表。这将证实这一国际组织对导致谈判中断的暴力行为的关注及其对恢复致使实现民主南非的和平进程的承诺。

至于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任务,由我的塞内加尔朋友率领的在座的非洲代表团,愿为其框架作出贡献。

非洲向安理会发出这一紧急呼吁——我国谨赞同这一呼吁——并非是到此寻求宗派支持。非洲前来要求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以结束无辜流血、结束破坏和暴力并重建导致恢复谈判的基础,以便在只能由南非人自己确立的立宪范畴内实现南非的和平与和谐。

非洲部长级代表团前来出席这次安理会,还为了重申非洲对民主力量的支持,这些力量无论具有什么种族、文化和语言差别,都为实现一个同自己求得和解的南非——一个统一、民主和无种族歧视的南非——而努力。

鉴于安全理事会是负有确保尊重国际法的机构,我们因此期待它坚定地支持南非享有和平、安全、民主和自由的权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我现在请埃及外交部长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穆萨先生(以阿拉伯语发言):阁下,首先我要向你致敬,你是一位亲密的朋友、有才干的大使,你来自一个由非洲统一的最紧密纽带同埃及联系在一起的友好国家的代表。我还要祝贺你就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我相信安全理事会在你主持下审议南非局势将会使我们通过这次辩论达到有利于南非和平与正常化进程的最佳结果并结束种族隔离时代及其所允许存在的暴力、种族隔离和落后状况。

我还要再次祝贺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当选要职并祝贺他的尽忠和首创精神。

正如塞内加尔外长所说,我们到安全理事会来审议南非的严重、负面事态发展,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已经清楚、诚挚地予以描述。这些事态发展同国际社会,尤其是非洲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有关。这个问题提出了许多主要的问题。

第一,从国家范畴来说,关于以强有力的政治意愿来肯定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并走向真正的民主制度,这意味着在南非开始一个建立在无肤色、种族、人种歧视基础之上的时代。这一现实的真相究竟如何?

以武力或暴力在人们心灵中播种害怕和恐怖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公民们会不断认为政府在幕后指使或鼓励此种行径的。我愿南非外长博塔先生对此作出一些澄清。

第二,在区域或一个洲的范围对非洲的稳定进行任何议论、对非洲开始的发展进行任何,都将会受到限制,只要南非局势仍然如同博伊帕通行动那样严重。在非洲其他地方有许多主要问题,这点是真的,但是还有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南非的局势是非洲各个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日益深信,南非局势的解决将使非洲的进步力量释放出来,使非洲能进入有效、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新时代。

第三,在国际范围,世界正在迅速走向国际关系新时代。我们认为除非非洲的情况得到纠正,不论是从有关南非局势还是本大陆其它地区的紧张局势,或者是对发展和经济进展来说,否则这一新纪元就不能实现。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有关联

的。

在达喀尔举行的非洲首脑会议使非洲国家对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个问题的立场具体化了。这是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倡议以及作为非洲统一组织部长会议主席的塞内加尔外长的有力陈述。首脑会议的决议重申了非洲各国一致决心勇敢地对付南非局势，它由于博伊帕通事件变得突出了。首脑会议决心通过安全理事会将此问题提交国际社会，以便重申勇敢对付种族隔离并使之终止的共同国际义务；消除在创建一个非种族社会，一个对南非所有公民提供正义和平等的社会的正常化的道路上的障碍的义务。

埃及决心参加这一会议以表达我们的坚强立场，即：在这一关键和敏感的时刻，必须优先对待南非局势。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认为南非局势对非洲的总形势有影响。此外，我们深信，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将导致一个新纪元的产生，这是非洲生活中的一个真正的起点，不论对个人、社团、各族或各国都是如此。

我们谴责暴力行径，尤其是博伊帕通事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说另一句真话：德克勒克总统以许多积极、建设性的步骤使南非局势向前迈进。我们鼓励他继续这些步骤，并呼吁他对于那些企图在他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的所有的人要志坚意诚。我们欢迎德克勒克总统在走向和平和进步运动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同时向纳尔逊·曼德拉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南非其他领导人和战士致敬，不论是非洲国民大会或泛非主义者大会或其他期望没有歧视的未来的任何其他组织的公民。

我们目睹并经历了一个南非进步和发展以及走向结束种族隔离的时期。我们不要这一运动倒退或逆转。非洲人和非非洲人都拒不允许出现这种倒退或逆转。目前的进程是挽救南非（白人、黑人和有色人都一样）摆脱黑暗前途，开辟走向友善和合作道路的唯一办法。

今天人们呼吁我们采取一些行动，廓清一些问题，其中包括：

第一，除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并代之以非种族的民主制度外别无他途；

第二，民主南非大会谈判必须尽快恢复。必须要求所有有关方面参加谈判。民

主南非大会的所有成员必须理解,世界正在注视和聆听这场谈判,全世界都希望谈判成功;

第三,除其他因素外,暴力是这一进程的主要障碍。此类事件如再发生将会导致我们已经提及的逆转,而逆转必须避免;

第四,勇敢面对暴力行为的基本责任根本上在于政府,该国政府也同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在涉及和平与公民安全的问题上必须在法治与合法的原则范围内控制局势。我们呼吁该国政府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制止各种打击民主变革的势力,同时我们也明确说明,不能利用这种情况作为借口,回复到过去该国实行的紧急状态;

第五,所有各方的合作也是一个先决条件。我们呼吁合作,并相信各方将立即实行合作,我们支持非洲国家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谴责暴力行为,指明南非有关方面应负的责任,并呼吁合作开展谈判。

我们认为联合国可以担起重要的作用。委派秘书长代表会起积极的作用。他将能追踪事件,使联合国了解最新事态,从而使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充分了解所发生的事情及有充分能力去做立即应做的事,以帮助该国。

最后,恢复谈判必须仍是短期内必需的目标。然而还有一个目标,即最终目标。那就是建立和平,民主,平等以及多数统治。

主席:我感谢埃及外交部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扎伊尔外交部长巴格贝尼·阿代托·恩藏格亚阁下。我欢迎恩藏格亚阁下并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巴格贝尼·阿代托·恩藏格亚先生(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衷心祝贺阁下特别在七月份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级代表团受命向你提出南非局势这一刻不容缓的问题的紧要关头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都知道你的品德与才华,所以从不怀疑你将顺利地完成任务。

我也向你的前任、安理会上月份主席、比利时王国常驻代表诺特达姆先生阁下致意,他二度展示外交长才,顺利地完成了六月份的任务。

我们还感谢安理会全体成员同意接受非统组织的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讨论南非的暴力问题。

我还要特别感谢秘书长一直关心消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及在该国建立民主制度。

博伊帕通大屠杀后南非目前处于很悲惨的局面,致使在达喀尔召开的非统组织第二十八届首脑会议要求召开本次会议。

非统组织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加安理会本次会议,清楚地表明非洲大陆相信联合国有能力制止、避免和解决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冲突。

在达喀尔,部长理事会首先特别重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代表。他强调,南非政权是民主南非大会遭到的各种困难的根源。他诚挚呼吁签署有关过渡时期的最后协议,以避免或至少制止受压迫的多数与白人少数间可能发生的对抗。

部长理事会还认真听取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的发言,他指出,该国有关当局不尊重民主南非大会谈判进程所达成的协议。该协议除其他事项外设想到宪政原则,建立临时政府,重新实行班图斯坦等事项。

大家都认为,尽管警方及时得到警告,但博伊帕通屠杀还是发生了。因为他们在屠杀开始五小时及凶手离去两小时后才到达现场,据我们所悉,上述情况表明,警方无意阻止屠杀和逮捕肇事者,而肇事者就是臭名昭著的特种镇暴队成员,他们不久前在纳米比亚的作为给人留下了恶劣的印象。

非洲人国民大会甚至找到了臭名昭著的特种镇暴队成员所住的旅舍。

在非统组织第二十八届首脑会议上,国家和政府首脑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马科维图主席及曼德拉主席本人处大量了解了该政权的表现,该政权在表示决心支持民主南非大会第一阶段后,对民主南非大会第二阶段则以各种迹象表示消极和暧昧的态度。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博伊帕通的惨案。

自德克勒克总统的政府释放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先生以后,我们非洲各代表团对南非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果敢和意义深远的政治姿态深有印象,

这些姿态旨在化解南非各社区间的政治、种族和社会紧张关系,使我们更为接近开创一个非种族、民主和自由的南非。

在这些姿态中,我们可以提及德克勒克总统的政府在通过废除《集团区域法》和《土地法》清除种族隔离的进程。那个政府修改了国内安全法--它限制了任意逮捕和监禁而不予审判--适用于警察,但不幸的是他们没有废除这些法律。建立了民主南非大会作为政府同南非一切解放运动之间对话和谈判的理想构架。释放了政治犯,虽然并非全部释放,以及最后,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主办下使政治流亡者回到其祖国南非。

这种种亲善的迹象使国际社会受到鼓舞,认为南非已坚决走上变革的不归路。国际社会以放宽经济压力、缓和政治关系和放宽对体育比赛的限制等姿态作出了回报。

不幸的是,正当对话作为民主非洲大会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正在趋于达成协议--特别是在宪法原则、建立临时政府、重新接纳班图斯坦人等方面--时,出现了一个新因素,它正是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的议题:暴力。

为了理解这一暴力状况,我想我们应从17世纪30年代说起,那时第一批布尔人在阿扎尼亚海岸登陆,霍屯督·布希和班图等社区接受了他们,就象他们接受了受罗马天主教徒迫害而逃离法国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一样。土著黑人的境况的确如此,不幸的是他们今天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被隔离了。黑人之间的暴力制度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今天更加扩大了。

大会第16届特别会议在1989年12月14日以通过题为《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后果》的宣言,设法谴责和预先制止暴力的恶性循环--暴力在种族隔离制度的鼓励下在南非顽固地存在。

非洲统一组织感到应采取些措施,便派出一个调查团去南非以调查这一暴力的恶性循环。它的报告强调了那些在暴力过程中同情英卡萨以及南非保安部队某些分子明显的参与。

目前南非蒙着面纱,情况模糊不清。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应尽力暴露南非,而这意味着种族隔离的一切基础应崩溃。这些基础是《有色人种隔离法》、《土著土地法》、《分别教育制度》、《人口登记法》和《班图教育法》。

现在现场的情况如何?即南非政府和南非民族主义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政治谈判情况如何?

为了使我们的更好理解该政权及其帮凶的态度,应澄清几点。首先,在民主非洲大会I,非洲和全世界都曾期望将出现一个一劳永逸地摆脱可憎的种族主义制度——种族隔离——的民主南非。不幸的是,迄今记忆犹新的博伊帕通大屠杀迅速擦亮了我们的眼睛。

当我们达到谈判解决的前景已在地平线遥遥在望的阶段时,博伊帕通大屠杀残酷地提醒我们,我们的乐观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博伊帕通突然使我们认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的卑鄙和不光彩性质。借用阿道夫·瑟尔斯的话说,我想在南非悲剧中“我们应严肃地对待一切而不凄惨地对待任何事情”。因此,我认为,在民主非洲大会II具有复会的前景之时,有关各方查明使进步和改革力量同种族隔离的帮凶处于对立的冲突之中的各种因素。认清这些因素就有可能挖掉冲突的根源并设计一项重新发动对话的新战略。临时政府除其它任务外,应组织自由与民主选举,换言之,即人人都有权选举而不管其肤色如何。

我们来到安全理事会时抱有一个深切的希望,即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南非政府将走上导致有效停止暴力的道路,这将使民主南非会议重开谈判变为可能。我们希望这一有利的结果。

因此,很明显的是,对于维护人和物的安全负有责任的南非政府应尽全力制止这种无意义的暴力。我向南非政治生活中的所有组成部分呼吁结束对抗,抵制煽动它们在其关系中使用暴力的阴谋,致力于建立一个团结、友善的南非。我希望所有有关各方不久将恢复其对话,希望解放运动和爱国阵线其他民主力量保持行动一致和内聚力。我国代表团支持实施非洲统一组织部长会议通过的第1386号决议。该决议

要求作为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派遣一个后续团到南非共和国去以便结束暴力。

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南非安全部队同所谓英卡塔的许多同情者发生冲突,从而在南非制造暴力。扎伊尔一贯根据我刚才所提到的决议要求国际社会遵守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特设委员会的决定,它鼓励包括所有反对种族隔离力量的统一爱国力量同德克勒克政府,换言之即第二届民主南非会议正在进行的对话,并希望同该政权有关系的那些国家竭尽全力施加真正的压力以确保这一进程的成功。

因此,我国代表团无保留地支持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级代表团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因为它谴责南非所有形式的暴力的升级,并企图促成和平过渡到一个民主、非种族和统一的南非。它还呼吁联合国秘书长指派一个特别代表,其任务是创造有利于重返和平的条件,即消除暴力,恢复有关各方的对话,并将进一步邀请它们同特别代表进行合作以便消除第二届民主南非会议的其他所有障碍。

因此,安全理事会正在处理一个棘手问题,它将是其应经常注意的问题。安理会已鼓励近年在全世界组织自由、民主的选举,例如在纳米比亚、尼加拉瓜、海地以及不久在柬埔寨和其他地方。出于这一理由,安全理事会应对南非采取同一做法,使这些民主选举能为一个真正民主、非种族和统一的南非共和国铺平道路。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扎伊尔外长对我的赞扬。

阿里亚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同其他人一样理所应当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并对比利时的诺特达姆大使上个月领导安理会的方式向他表示祝贺。

显然,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到此与会使得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具有特别重要性。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的与会给这次会议带来了额外的意义。显然,他是整个一个民族事业的象征,该民族的名称可以总结为“曼德拉”。这个名字也是人类反对种族隔离这种联合国一致谴责的侵害人类罪事业的象征。曼德拉主席的尊严、勇气、宽容和正直使其向安理会的发言更加具有无以伦比的份量

和价值。对我和我国而言，纳尔逊·曼德拉是他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和未来时代的重要人物。

委内瑞拉赞同非统组织首脑会议提出的就令人不安的南非局势召开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的要求。我们别无它择。我国深信，这一为反对种族隔离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类论坛还可为制止暴力和使恢复谈判成为可能做更多的工作。

委内瑞拉将支持安理会和秘书长认为恰当的各项措施，以便实现结束暴力气氛和继续进行立宪谈判的目标，立宪谈判是建立一个新的、无种族歧视、统一和民主的南非所必不可少的。

我们承认，南非已取得进展，这种进展唤起了国际社会的很大希望。因此，我们对谈判和进展陷于停顿深感遗憾。可以控制的刑事暴力应该对这种局势负责，而正是这种局势使得安理会今天开会。

关于暴力问题，我要援引昨天在伦敦发表的戈德斯通委员会关于在南非防止暴力和恐吓的第二份报告中的一段话：

“暴力的原因很多，而且十分复杂。其中包括不利于南非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失调。这都是三百年种族歧视和四十多年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极度种族和经济混乱的后果。给南非黑人带来的后果乃众所周知且有案可查。”

没有其它办法可取代恢复谈判，也不应该有其它办法。暴力会以肆无忌惮的速度发展，在一个几百年来一直被抛弃和牺牲的社会造成更多的受害者。为此，我们深信，必须作出各种努力，重新确定谈判的方向，以便达成新的立宪协定。我们还深信，只有制止暴力，才能实现理解和谈判的气氛。南非必须制止这场自身战争。各方必须承担这一责任。

委内瑞拉从40多年前当时印度总理潘迪特·尼赫鲁提议把这一项目列入我们议程那时起，一直声援人类的这一事业，即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1989年，纳尔逊·曼德拉曾从约翰内斯堡牢房给当时的南非总统博塔先生写信，信中他说：

(以英语发言)

“我所采取的行动给你提供了克服目前僵局并使国家政治局势正常化的机会。我希望你毫不拖延地抓住这个机会,为我国的新时代奠定基础,在这个新时代中,种族歧视和偏见、强制和对抗、死亡和破坏将为人们所忘却。”

(以西班牙语发言)

这段引文归纳了一种反映谈判意愿的政治立场,对此安理会不应忽视。

我国希望再次创造这种机会,并希望各方抓住它,使作为联合国所称伤害人类罪受害者的这个社会获益。1990年6月,曼德拉先生曾在联合国这里亲自阐明下述观点:

(以英语发言)

“用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才站起来说够了,这对所有有良心的男男女女来说将永远是一种指责和挑战。”

(以西班牙语发言)

安理会所代表的人类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

(以英语发言)

种族隔离的这本书已经合上。

(以西班牙语发言)

国际社会仍致力于促进一个新的、统一的、无种族歧视和民主的南非国家。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委内瑞拉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默里梅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 我国政府悲痛和关切地注意到,南非局势使得安全理事会有必要再次开会。几个月来,我们目睹了该国暴力的升级。具体地说,法国当局已对6月17日的博伊帕通大屠杀表示震惊,这场屠杀造成许多无辜受害者的死亡。

这些严重事件扰乱了两年多来一直进行的民族和解进程和正在民主南非会议构架内进行的讨论。

然而,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1990年,我们今天在此所欢迎的纳尔逊·曼德拉先生终于获得释放。在1990年10月至1991年6月期间,种族隔离的主要立法支柱被废除。1991年9月,南非各方签署了一项国家和平协定。仅在几个月内,由于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和德克勒克总统二位关键人物的勇气和决心,已采取了重大步骤。

法国毫不保留地支持非洲统一组织提出的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的要求。安理会过去经常同南非打交道。当时是为了同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作斗争。今天,安理会应该向南非人发出一个双重信息,要求他们停止暴力和恢复谈判。

这就是在我前面的各位,特别是非洲代表发言的主旨。在这方面我向今天光临安理会的各位部长表示欢迎。

这项呼吁也在安全理事会将通过的决议草案中找到,我确信该草案将以协商一致意见获得通过。法国充分支持这项谴责暴力升级,特别是博伊帕通屠杀的决议草案。我国还呼吁恢复和平谈判,并请秘书长派特别代表前往南非。

在我们看来,这位特使的作用是同有关各方进行对话,帮助它们寻找创造有利于谈判的气氛的方式方法,以便向民主、非种族和统一的南非过渡。将由秘书长任命的代表同其所有谈判伙伴协议决定他的使命的确切模式。

博伊帕通事件提醒我们,国际社会对南非局势必须继续密切注意。毫无疑问,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已经开始,但仍有大量工作要做。法国已经坚决谴责了种族隔离制度,认为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各方成功地完成民主南非大会范畴内的讨论。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政府同欧洲共同体的伙伴一道,敦促南非政府立即对博伊帕通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我们注意到南非政府保证这样做。

最后,我国代表团欣见安全理事会将通过的决议草案将使联合国能够参与这一进程。南非各方已经如此成功地开始了和平与和解努力,本组织确实能够对这一努力的成功作出非常有益的贡献。

戴维·汉内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南非统治者决定离开在道义上不可接受、政治上破产的种族隔离死胡同并通过由其所有人民参加的谈判寻找该国新的

未来,是过去几年中改变世界面貌的根本变化中较重要的一个。这一进程以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和其他政治犯开始,我们各国政府为此作了长久的努力。该进程继而以进步立法拆除了种族隔离,并在民主南非大会今年的谈判中获得了势头。民主南非大会不仅给南非各族人民带来了希望,而且给该国以外所有想要看到向非种族民主过渡的人带来了希望。它也将南非从安全理事会议程中除去,这也许是最有希望的迹象之一,因为这意味着南非未来的问题正由南非人自己处理,而不只是由外部世界通过强制进程解决。

南非现在又被列入我们的议程,但并没有任何人会感到高兴。它被列入议程是因为过去几周中通向新南非的有希望的进展畏缩不前。我国政府认为,本次辩论和我们即将通过的决议的目标必须是帮助恢复这一进程和达成谈判解决。安理会的一言一行必须以此标准来衡量:它是否有助于恢复谈判进程;是否有助于在南非创造有利于早日成功完成这些谈判的气氛?

这一暴力已摧毁了这么多南非人的生命,显然是阻止和破坏我们希望鼓励的进展的主要因素。控制它并向所有南非人提供安全与保护的责任显然是南非人自己的事,主要是政府和警察的事,但也是南非社会中所有处于有影响和权威地位的人的事。他们于1991年9月签署了《全国和平协定》,一道朝着解决迈出了第一步,这在国家、区域和地方各级为南非人提供了反抗暴力和建立信心的基础。南非政府去年采取了另一个重要步骤,任命了戈德斯通法官的《调查暴力和恫吓常设委员会》。我们为得到所有南非人信任的该委员会的工作喝彩。我们希望南非政府将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迅速执行该委员会的建议,我们期望全体南非人在这方面进行合作。

国际社会长期以来谋求以和平手段在南非促进变革。除了我们在大会上两届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决议外,我谨指出英联邦进行的鼓励和欧洲共同体对南非进展的密切关心。欧洲共同体最近的里斯本欧洲理事会会议对博伊帕通的死亡事件表示深为关切,希望民主南非会议的重大成就不会失去,从而谈判将能恢复。作为欧洲共同体持久关心的证明,它的援助种族隔离受害者特别方案已增长成为共同体在非洲或任

何其他地方最大的援助方案。

南非政府正以建设性方法对待各种外援。它第一次邀请非南非人参加其内部调查。英国的反应是提供了三名警察专家,协助戈德斯通法官调查博伊帕通屠杀。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将作好准备,对得到所有主要方面支持的要求提供进一步帮助的任何请求作出积极的响应。我们期望这种帮助的目的在于加强南非人本身已经建立的和平基础。

至于谈判进程,我国政府认为它恢复得越快越好。长期停顿对大家都不利,因为政治和经济形势必定恶化。如果外部世界能够提供任何帮助,我们就应当这样做,但我们应当寻求提供帮助,而不是发号施令。本着这一精神,欧洲共同体三位外交部长今年晚些时候将访问南非,同各方探讨恢复谈判进程势头和抗击政治暴力的方法。

我国政府坚决支持秘书长继续进行斡旋,我们认为向南非派出一位具有高级政治地位的特别代表是能够采取的最好的第一步。特别代表同南非各方的接触应使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能够讨论联合国可在今后阶段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特别代表需要同其他组织进行最密切的合作,如我已经说过,这些组织——英联邦、非洲统一组织、欧洲共同体——为着同样的目标而工作。

最后,安全理事会有这次机会直接听取有关各方对暴力的看法是对的,暴力很可能使他们寻求和平政治改革的努力受挫。我们希望看到谈判进程尽早恢复。这是前进的唯一道路。恢复谈判本身将有助于减缓紧张和进一步暴力的风险。

本贾伦-图伊米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摩洛哥王国代表团高兴地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恭贺你荣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以及你履行指导我们工作的重要职责的技巧。我也向你的前任、比利时常驻代表诺特达姆先生阁下表示祝贺,安理会6月份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我们对你主持安理会工作份外感到高兴,因为你代表一个姐妹的非洲国家、佛得角,贵国同我国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因为今天我们面前的问题对我们的大陆——非洲,至关重要。

我还愿赞扬我们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为促进该问题的正义和公正解决所作的不懈努力,这一问题不仅与非洲有关,而且与全世界有关。

我们的辩论是在这样的时刻进行的,即我们要看到在南非出现一个平等、非种族主义和多党制民主社会的希望还能实现。过去两年中为消除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而展开的许多主动行动培植了这一希望。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和其他政治犯的被释放、紧急状态的取消、流放人士的返回以及作为种族隔离支柱的法律的废除,都是特别重要的事件。在指导该国朝此方向发展方面,国际社会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为促进对话作出了有效的贡献,以便建立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政府和矫正南非多数人几十年来所承受的虐待与困苦。

这些积极的发展体现了南非政治领导人们的智慧与远见,并已导致去年12月起的立宪会谈和民主南非大会,这些工作预示着按照本组织的有关决定,一个民主、统一和非种族歧视的社会将要出现。这一进程似乎已无回头路可走。民主南非大会中的谈判已进入高级阶段,各方对新宪法各关键内容的意见趋于一致,使人们有很大希望。

今年3月17日的公民投票清楚地显示,绝大多数的南非白人支持德克勒克总统进行的建设一个非种族歧视民主社会的谈判进程。这些结果突出了整个南非人民仍决心用和平的手段改造局势。

过去这几年在南非发生的事件并非都是积极的。暴力顽固存在,并继续对该国的社会和种族结构造成破坏性后果。暴力行为的继续造成大量人命伤亡,是结束种族隔离进程的一个主要障碍。

我国对在各城镇中愈演愈烈的这些暴力行为同样深感不安,它们是一个阴沉和被遗忘的过去留下的后遗症。长期存在的统治与种族隔离的政策不幸造成了一种不稳定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由于各民族团体之间缺乏沟通与强制分离,排除了发展一个相互谅解的精神的可能性,成了和解的障碍。

在对近年来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的同时,我国只能对民主南非大会工作的中

止和导致这种局面的悲残事件表示惋惜,希望它是暂时的。

因此,我们呼吁南非各方力争理智占上风,本着诚意尽快恢复民主南非大会的谈判。我们还呼吁他们不要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南非问题公正解决的前景的行动。不可否认,只有通过谈判与和解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必须坚决支持民主南非大会的工作,千方百计地维持其势头,并防止各类极端势力使该进程脱轨。

摩洛哥一贯主张对话与节制,呼吁所有各方特别是南非政府,急迫地制止暴力,保证该国中的法律与秩序和安全,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我们鼓励他们继续认真和不偏不倚地考虑对某些治安部队人员的指控,据称他们曾鼓动暴力。事实上,政府有责任以不偏不倚和明确的方式保障稳定与守法秩序。

我国一贯谴责种族隔离是制度化的种族分离,是对所有人权利平等原则有系统的践踏。我国依然深信,只有通过建议性对话,通过在信任和有诚意的气氛中进行的谈判,才能打破暴力和镇压的恶性循环。

因此,我们希望南非政府和反对派认识到在对话与谈判之外没有任何现实的选择,将在过渡阶段及建议一个民主和非种族歧视的南非的新宪法的内容问题上成功地打开采取共同方针的道路。归根结蒂,要由他们来决定他们想要的社会和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义不容辞,必须向全体南非人发出一个希望的信息,鼓励他们对他们的共同未来有信心,并加强他们朝着建设一个以人人自由、尊严和权利平等为基础的新社会而努力的决心。

就我们而言,摩洛哥王国仍然抱有希望,即在不远的将来将有一个新的民主、统一和非种族歧视的南非加入国际之林。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摩洛哥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李道豫先生(中国):首先,请允许我欢迎非统组织部长级代表团、非国大主席曼德拉先生、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马克维图先生出席今天安理会全体会议。中国代表团还愿借此机会对有关各方,特别是非统组织为解决南非问题所作的不懈努力和积

极贡献表示赞赏。

六月十七日在南非博伊帕通发生的暴力事件不仅导致数十名黑人惨遭残杀,而且使刚刚开始的非南民主谈判进程被迫中止。中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一样,对所发生的屠杀事件深表关切并感到震惊。

我们谴责上述暴力行为和任何破坏南非民主进程的图谋和行径。我们希望南非政府认真听取非国大等有关方面的意见和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制止暴力行为,保护南非广大黑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打破僵局,为尽快恢复民主谈判进程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中国代表团支持非统组织为解决南非当前的危机所提出的合理主张和建议,支持秘书长为结束南非暴力事件、推动南非恢复民主进程进行的斡旋努力,赞成安理会就此通过决议。

博伊帕通屠杀事件在南非民主进程刚刚开始不久发生,绝非偶然,它表明南非问题政治解决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结束白人少数统治、真正实现种族平等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虽然种族隔离的法律支柱已被废除,但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在南非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远未消除。我们认为,恢复和保持南非境内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对推动和最终实现南非民主进程至关重要;南非当局有责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全面消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使南非广大黑人在经济、社会、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享受完全平等的待遇,从而为南非民主进程的顺利进行创造必要条件。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支持南非各方通过民主谈判政治解决南非问题。我们深信,经过南非人民的不懈努力,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和种族平等的新南非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沃伦佐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代表团愿首先欢迎出席今天安理会会议的非洲国家外长以及民主南非大会的与会者。我们希望,他们参加安理

会将促进我们开会的目的,即推动解决南非出现的政治危机、其方法是使作为民主南非大会制度的一部分参加解决的各方回到谈判桌旁,促进合作,以及结束暴力和防止今后发生暴力。

象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其他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对南非爆发造成生命损失的暴力深表关切。极为清楚的是,暴力是毫无道理的。它不仅导致个人的最基本权利、即生命权利被剥夺,而且还给谈判进程制造障碍,从而威胁整个南非人口的切身利益。

当南非正在准备进行至关重要的改革时,参加建立一个新的、无种族歧视的民主社会这一极其复杂进程的所有方面,即南非政府和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必须表现出特别的克制,并采取一切步骤从社会生活中排除暴力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极其重要的是,不应该象现在这样怀有强烈的反感和相互指责,相反,应该持建设性态度,并愿意妥协和政治对话。我们都认识到,除妥协和政治对话外,别无其他合理的选择,坚持对抗只能够导致混乱和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完全失控。

南非的谈判进程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在消除种族隔离方面已取得严肃的、建设性的结果。正是为这一原因,应尽一切努力不丧失由此产生的势头,并且不允许最近的困难阻碍在南非建立一个无种族歧视的民主南非。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有权利期望那些作为民主南非大会进程的一部分参加南非改革的力量意识到对它们国家命运所负的历史责任。至关重要的是,谈判机制的工作应立即恢复,以建立新的宪法秩序,保障所有人民,不论种族,享有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以政治手段彻底消除种族隔离,以及建立一个无种族歧视的民主社会。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支持现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S/24288)。该草案是十分认真努力的结果。我们希望,这份根据对局势协商一致的评估拟定的均衡的文件将协助有关各方打破僵局,并鼓励南非各方恢复民主南非大会的工作并创造一种没有暴力的气氛。

加拉汗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十分高兴地热烈祝贺你担任本月

份安理会主席。我有幸认识你数年,并亲自了解你娴熟的外交技巧。我们盼望本月期间在你不断的领导下工作。

我还愿意感谢你的前任、比利时的诺特达姆大使出色地主持了六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我们感到非常荣幸的是,我们有非洲统一组织如此杰出的部长级代表团协助我们今天审议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纳尔逊·曼德拉先生今天的光临也使我们感到荣幸。把毕生献给最崇高目标、他的国家利益以及改善其同胞生活的曼德拉先生逐渐成为我们所有同非正义和暴政作斗争人的声音的象征。我还要向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马克维图先生表示欢迎。我还要欢迎非统组织秘书长萨利姆·阿曼德·萨利姆博士的光临。

我们今天是在南非历史的紧要关头开会的。去年在民主南非大会上开始的谈判已陷入僵局。可恶的暴力文化正侵蚀南非社会的结构,威胁要扼杀早些时候产生的彻底废除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希望和正如委内瑞拉常驻代表提醒我们的由印度于1946年首先列入联合国议程的南非问题的解决方法。

当大会去年审议南非问题时,有一种乐观气氛。秘书长在其报告中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

“总的说来,结束南非种族隔离方面的进展虽然停顿下来,但仍在规定的轨道上。主要的种族隔离法律结构已废除;已采取了一些创造谈判气氛所必需的步骤及和平主动行动,南非似乎正朝着开始实质性谈判的方向发展”。

1991年,南非政府废除了《种族等级法》,以种族为基础的《土地测量法》、《种族区域法》和《土地法》。这些行动部分地实现了南非人民的愿望。我说“部分地”,是因为这些措施并未消除可恶的种族隔离结构。尽管这些措施显示了南非政府某种程度的政治成熟,但它们并没有完全开始一个能导致建立大会在1989年12月14日举行的第16届特别会议上协商一致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宣言(大会第S-16/1号决议附件)中所要求的民主、无种族歧视和统一的

南非的进程。

只有通过南非在没有任何暴力的环境下举行的谈判才能加速这一进程。甚至在当时,人们也意识到除非有效和迅速地解决暴力问题,就无法进行任何有成效的谈判以达到南非多数人的目标。不幸的是,政治暴力继续在南非不时露出丑恶的面目,并使所取得的任何进展处于停滞。印度代表团在去年的大会中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这一严重问题,提出暴力对自由政治活动和正在进行的脆弱的变革进程构成严重威胁。我国代表团曾指出:

“至关重要的是应立即采取有效步骤,以克服这一威胁,从而确保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实现那里的和平变革的努力不会受到阻遏”。

这些在《反对种族隔离宣言》中所阐明的原则仍然有效。解放运动和其它党派所代表的南非黑人多数,必须继续进行谈判以实现其政治目标。这是无可辩驳的。实际上,我期望各反种族隔离运动本身最有意于恢复谈判进程。但同样明确的是,谈判只能在没有暴力的气氛中进行。当实现民主南非大会的进程以其于去年12月20日和21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而开始时,人们期待南非最后的种族隔离残余将很快在世界上消除。几乎所有南非的解放运动、南非政府和其它有关党派都参加了这一进程,从而使其在南非政治领域的情况下具有几近普遍的特征。我们都知道民主南非大会进程所取得的可观进展,也知道其瓦解的原因。我因此不再赘述。

我有幸代表秘书长和各会员国,率领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出席今年5月16日和17日举行第二次的民主南非大会。会上我有机会遇到各种典型的政治和公众意见。遗憾的是这次会议并未导致理想的甚至是期待的成功。

当非洲国民大会和实现民主南非大会的其它方面正为找到克服僵局的方法进行努力时,南非黑人对黑人的暴力不幸再度残酷的出现,似乎向南非人口各方面和全体国际社会的希望与愿望进行挑战。全世界必须强烈谴责博伊帕通大屠杀,不仅因为这种事件是违反人类的恐怖罪行,而且严重破坏了谈判进程。该事件清楚地表明,如果要使谈判进程取得所理想的结果,重要的是要找到解决暴力问题的紧急办法。国

际社会必须要求充分公正地调查这些事件并追究那些实际公开或暗中帮助犯下这一滔天罪行的人的责任。

我国总理拉奥先生曾一度说过：

“种族隔离是一种令人憎恶的现象，必须根除，因为它是一种对人类的侮辱。人的尊严和个人的福祉，只有在不分肤色、信仰、阶级或出身而充分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保障。”

值得重复的是，我们在安理会中和其它任何地方的所有人的目标，就是要看到在南非出现一个非种族的民主政府。只有当谈判恰当地重视南非多数人的愿望而且新宪法确立一种以充分民主的方式作出决定的制度时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施加影响并保持警惕，直至全体南非人民都能够在一个由该国人民在无歧视基础上自行一致同意的宪法框架内的真正非种族的民主社会中作为充分平等的公民一道生活。

载于文件S/26288的决议草案反映出这些可指导该进程实现建立南非民主管理制度的目标的原则。我国代表团希望，该决议的一致通过将有助于有效地结束南非的暴力。这是影响恢复谈判进程的中心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建议中的决议所寻求解决的问题。我们相信，秘书长特别代表将能够尽快访问南非，以检查重新出现暴力的现象，并建议会议结束暴力及创造有利于恢复谈判的条件的措施，以实现建立一个民主的非种族的和统一的南非的理想目标。我国代表团期待着秘书长的报告和他的建议。

珀金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美利坚合众国一直钦佩地注视着南非各方过去一年为结束种族隔离和经谈判制定一部新宪法而进行的努力，宪法的目标是为全体南非人民建立一个民主的、非种族的政府。我们向南非黑人多数及其领导人在该问题上不屈不挠的能力与耐心致敬；我们赞扬南非当局为废除制度化的种族隔离现象而采取的行动；我们还颂扬参加有关该国未来的谈判的各方，这造成了一种将导致建立一个民主的、非种族的政府的不可逆转的进程。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国政府的政策是尽全力推进谈判进程，我相信这也一定是安全理事会的目标。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目前关于南非未来的讨论,并感谢非洲统一组织最近在其一年一度的首脑会议上帮助使世界注意力集中于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这么多来自非统组织,其它非洲国家、南非内部的反对运动和南非政府等杰出代表出席会议,使我们有一个难得的机会就必须采取的行动达成一致意见,以提出关于使南非各方在一起继续谈判的方法的建议。

巨大的变革要付出不可避免的代价,但摧残南非的暴力是一种太高的代价,必须加以控制。全世界同历史一样在注视着。参加南非目前过渡期的领导人给该进程带来了令人赞叹的能力、经验,以及很多情况下从磨难中得来的智慧。在此紧要关头,政治家风度是另外一种必要的成份。

我们今天出席本会的目的是采取那些提高南非人克服暴力和担负起谈判的重要任务的步骤。我们对戈德斯通大法官主待的调查暴力行为的委员会具有充分信心,而且我们支持各方最充分地执行委员会的裁决。我们还支持全国和平协定论坛的努力。联合国随时准备帮助这些努力,但只有各方自己决心控制暴力,这种努力才会取得成果。

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准确查明必须怎样才能使南非所有领导人在非暴力气氛中回到谈判桌上来。然而,也许一个派往南非的联合国小组能更好地了解情况。在这方面,我国政府支持一项决议草案,我们希望,今天或可能是明天的这些发言和听会将产生这一决议草案。我们确实提议在秘书长斡旋下一个联合国友好团到南非去会见所有领导人,并为使有关各方更接近而努力。友好团将尽努力促进复杂的谈判,但不会企图取代该进程。暴力问题是我们要达到目的所必须审查的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创造条件使谈判重新开始。

总之,让我重申我国政府的立场:联合国应帮助建立实现进步的条件。非洲统一组织已作了良好开端,它出力使有关各方今天聚集在此。只要有良好的意愿、政治家的风度和历史眼光,我们就能作更多的事。时间短暂,我们一定不能拖延,南非已经等得过久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 现在我欢迎津巴布韦外交部长纳塔·沙穆雅利亚博士阁下, 并请他发言。

沙穆雅利亚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在一开始就表明津巴布韦对你今天主持我们的讨论多么高兴。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你将指导我们的讨论走向一个对南非受苦难的人民和对整个非洲大陆将产生结果的结局。我还要对比利时代表上个月对安理会给予有效的领导表示祝贺, 并感谢安理会所有成员同意非洲统一组织的要求举行紧急会议审议南非出现的令人痛苦的局势。

我认为我的同事、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已经扼要阐明了非洲统一组织将这一问题提交安理会的基础。非洲各国国家元首要求举行这一会议的目的已在他们三个星期前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通过的决议中明确表明, 这一决议现在已作为安理会的正式文件散发。

首先, 安理会应审查在南非的暴力问题并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结束暴力。人们感到非常高兴的是今天下午已经作过的发言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很重要的是应该停止暴力以便使谈判继续进行。

第二, 安理会应帮助南非人民建立为导致向一个民主、没有种族歧视和统一的南非和平过渡的谈判的条件。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几点要说。

第三, 应请秘书长建立一个机制以便不断监测南非局势的演变。

这样, 在要求举行这次会议时我们的国家元首们有非常明确的目标, 那就是我刚才说过的三个目标。非洲统一组织通过其关于南部非洲的专门委员会; 英联邦在吉隆坡以及后来在涅里举行的讨论; 联合国全体成员通过其在1989年12月通过协商一致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后果宣言——所有都异口同声地鼓励南非人民团结起来为结束种族隔离而谈判并创造一个能进行有意义的谈判气氛。后来召开的民主南非大会是符合非统组织、英联邦和联合国的要求的。这样我们便都欢迎和支持在南非开始的和平进程。

今天若干代表的发言中说只有通过谈判而且, 更确切地说, 通过民主南非大会才

能取得进展,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办法。这里我只想提醒一句,这话我们已在其他许多场合说过,那就是不要接受南非人所说的话的表面价值而不把它毫不含糊地同该政权的作法和成就进行对照。在过去两年中所发表的声明都是非常好和向前看的,但是在实际作法上在使制度民主化或确保人民的大多数享有充分人权方面都做得很少。

在这些情况下,只要求恢复民主南非大会是不够的。可能和将要重新召开民主南非大会的基础是什么?它将讨论什么?目标是什么?如果目标是非种族和民主的南非,那么我们就必须能够肯定作为民主南非大会进程中的主要一方的政府是真诚的并承诺建立没有种族主义和民主的国家。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曼德拉先生在这里告诉我们--三个星期以前他在达喀尔对我们说过同样的话,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代表大会主席克拉伦斯·马克韦图也对我们说过同样的话--在他们看来政府没有承诺建立一个民主的南非。就是这个使第二届民主南非大会停止了。政府作出了一个数学的方程式,百分比票数等等,这些的意图在于使白人少数有否决权并为了使走向民主的整个过程流产。就是这个使纳尔逊·曼德拉恼怒,也就是这个使克拉伦斯·马克韦图和南非的民主组织的其他领导人恼怒。我们应在仅仅要求恢复举行民主南非大会会议之前充分地处理这一问题。复会讨论什么?

博伊帕通悲惨的大屠杀和其他最近类似的事件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南非的暴力行动已成为一个地方性的流行病。这些是一个更深刻、更大的正在发生和丑恶的问题的表现,一场正在发生的暴力运动在过去几年中在南非具有特殊的模式。在过去四年中在南非有7 000人被杀死。上星期一个南非组织通过报刊告诉我们仅仅今年就有1 800人被杀死。而在上个月6月,有380人死亡。杀死的人数太多了,我们应采取制止。正如我已说过的,我们非常高兴的是,在这个议席就座的所有代表团对这一点都完全同意。

有人提到了戈德斯通委员会。一些代表团的团长敦促我们支持戈德斯通委员会的建议,据说这些建议昨天在伦敦公布。我昨天从非洲来,没有看到这份报告。戈德

斯通委员会是南非政府任命的,但是由于国际压力,最近有所扩大,以获取某种国际性。我国代表团原来主张由本机构或由联合国任命一个委员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应在非洲统一组织的支持与鼓励下由英联邦任命一个委员会——英联邦于1986年向南非派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向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信息。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信它公正无私,并确实地继续观察南非并得到有关该国的宝贵资料。

我认为仅使南非委员会国际化是不够的。我并不是反对在这个会议桌上发言的其他人所提出的建议,但是我并没有看到戈德斯通委员会的报告;我并不知道它说了些什么。因此很自然,我不能使我国代表团或我国政府对该报告承担任何义务。但是我要说,在原则上,那个委员会是由这里任命的而不是由南非政府任命的,那将会更好。

在过去几年中,并没有什么事情使得南非政府无法任命一个国际委员会;我不明白他们现在为什么要急急忙忙,除非是因为他们看到国际社会即将任命这样一个委员会。我们应该检查这些问题。

据说那里发生了黑人对黑人行使暴力;一些发言者都提到了这一点。根据我的经验,在一个政党或类似团体中政治活跃分子之间确实会发生争斗,但是象津巴布韦或许多其他国家的党内冲突都没有造成死亡,也没有造成我们看到在南非发生的那种规模的暴力,在南非,有人带着机关枪冲上火车击倒成百上班的人,或者棚户区或棚户区的人冲到其他城镇杀死30人或50人,在博伊帕通发生的就是这种事件。很明显,这种程度是有组织的,它需要有人拥有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手段。现在需要非常仔细地检查这一问题。我认为,戈德斯通委员会并不是一个能够向我们提供这方面确切资料的委员会。如果发生了所谓的黑人对黑人的暴力,那么让我们进行一次调查;让一个公正的机构来证实这一点。这正是一个公正的机构会做的事情。

我昨天很高兴地获悉,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先生宣布,他将解散象特种镇暴队及第32营等一些武装部队,特种镇暴队是经征集后组建的武装部队,在纳米比亚独立前在

那里活动,而现在则回到了南非,第32营则是武装部队的一营,它由安哥拉招来的士兵组成,在安哥拉的战争结束后这些士兵回到了南非。包括来自津巴布韦的塞卢斯侦察队及来自莫桑比克的葡萄牙政治警察在内的这些组织在南非重新组建,被当作便衣特务用于各种活动,这是众所周知的。当南非政府实行破坏所有邻国安定的政策的时候,我们把那些活动记录在案。我们很高兴地说,这一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结束。但是这些部队仍然存在,我们听说特种镇暴队武装团体中的一部分用于博伊帕通事件。但我很高兴,南非总统已经宣布解散这些部队;这是实现恢复谈判所需的和平方面的一个重大步骤。

除暴力问题外,造成南非谈判进程所面临的危机的另一个因素是国民党--南非的执政党--不接受多数统治原则这一根本问题。这是把南非变成一个非种族、民主和统一的国家这一整个进程的中心问题。

国际社会如果真诚地决心帮助南非人民摆脱目前的危机的话,就无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一问题,根本问题是国民党不接受我们所理解的多数统治,而多数统治则意味着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正是这一情况使得民主南非大会陷于停顿。试图把少数人的权利写进宪法是可以接受的;我们都有少数人的权利得到巩固的情况,而我们也希望无论是部族或种族或其他任何少数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得到保护。多数统治没有也根本不应该意味着践踏少数的权利。它意味着既保护多数,也保护少数。

但是,不可接受的是让少数对必须作出的立法或决定拥有否决权。南非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南非工会大会和南非的其他组织--告诉我们,这正是问题所在:国民党要求在宪法和在这一进程中让少数拥有否决权。不论是把否决权定在75%,70%或甚至定在51%,问题是在一个制度中规定少数拥有否决权是不民主的。这是必须重视的又一个问题。

与此有关的是安理会迫切需要在谈判重上轨道后敦促谈判各方加速这一进程。我们全都同意,谈判应当重上轨道,但是这应当是在谈判各方能够接受的基础上;这应当是在一个显然会导致南非境内没有种族主义和实现民主的基础上;这应当是在

一个将消除暴力,消除威胁并消除谈判进程所有障碍的基础上。当南非各方过去谈论要扫除这些障碍,或照它们的说法要“平整运动场”时,我们曾非常高兴,我们想这块运动场正在得到平整。但当那里存在内在的暴力和存在内在的少数拥有否决权的时候,运动场则是不平整的;事实上它是非常的起伏不平。

正在不断发生的暴力行为把民主南非大会投入了当前的危机,当谈判重新开始的时候,我们希望它取得迅速的进展。取得迅速的进展意味着确定目标和应该正在其中构架内进行的讨论。我们希望南非各领导人和他们的组织将迅速朝这个方向行动起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津巴布韦外交部长对我说的友好的放。

埃尔多斯先生(匈牙利)(以法语发言):匈牙利一直以关切的心情注视着最近南非暴力的升级,我们对发生在博伊帕通的大屠杀表示强烈的惋惜并予以谴责。我们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就此事召开一次紧急会议的要求。

冲击南非的暴力浪潮对谈判进程的未来构成严重威胁,这一进程已经导致无可置疑的可贵的结果,而且使未来充满巨大希望。谈判进程的目的是制订一部旨在完全和平地消除种族隔离的宪法——种族隔离制度完全违背我们文明的价值——并建立一个非种族、民主和统一的南非。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全国和平协议》的签署者已回到谈判桌上来。

最近发生在欧洲的东部和中欧地区的戏剧性变化,包括匈牙利,从现在正在南非形成的变化的有某些共同之处。这些变化给我们地区带来的最关键性的挑战是确保向民主的过渡将和平地进行。我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的经验表明在我们地区进行的制度的变革大大地得益于没有发生暴力行为。由于权力的转让完全是通过和平手段、通过谈判机制、通过对于人类中的真诚伙伴间缔结协议来进行,因此,这些是制度的变革在性质上是实质性的和令人信服的。这个经验还表明应避免作任何会使人们冲动和引起一个难以控制的进程的事情,以致危及过渡本身的成功。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的根本目标应是鼓励恢复谈判进程并帮助在南非社会中恢复

和平的条件。我们敦促南非政府和所有其他有关各方停止暴力,使人们的脑子冷静下来并找出犯下暴行的人和维护法治。在当今充满怨恨但也充满希望的危机局势中,安全理事会应避免阻止任何民主南非大会的参加者重新恢复谈判的想法。同样地,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向南非派出的调查团应同所有有关各方磋商,促进停止暴力和尽快继续谈判。

我们深信如果联合国要以其所拥有的具体手段在为组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和非种族南非政府的起有益的作用,我们所能采取的唯一现实办法是在民主南非大会的构架内恢复谈判,因为没有它这些努力就很可能失败,并带来悲惨的后果。经过艰苦的磋商后而达成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对建立有利于实现民主,非歧视和使南非每一个公民幸福的最终目标的气氛能作出宝贵的贡献。

阿亚拉·拉索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欢呼由各个显赫的外交部长在这里代表非洲统一组织,厄瓜多尔对于作为胜利和希望的一个有力象征的纳尔逊·曼德拉先生来到我们中间也同样地感到非常高兴。

今天晚上我们听取了谴责种族隔离的雄辩的讲话,种族隔离是南非暴力的根源,因此安全理事会召开这一次会议。

没有多少问题引起国际社会这么巨大的注意,没有多少问题需要联合国给予这么大注意。这是因为种族隔离是对人人平等的原则最可恨地冒犯,也是对人的尊严最可恨的剥夺。由于这些原因,本组织曾多次明确表示种族隔离作为一个危害人类罪行是无法进行改革的。种族隔离就是应该全部消失。同样由于这些原因,不结盟国家运动历来最坚定地支持尊贵的南非人民的愿望。

我们必须承认南非政府最近在这方面曾对其政府进行了重要的积极的改革。然而,种族隔离的继续存在已变成一个陷阱,使该进程难以取得真正的成果。

对人类犯下的暴力的最可恨的表现是种族隔离。遗憾的是,使用暴力引起更多的暴力。不久前在博伊帕通发生的悲惨事件以及那个体制化了的对人类尊严的侵犯的可悲后果要求我们给予最有力的谴责。

在一个种族歧视的政权中,暴力从历史上看是表现在两个方面:继续不断以暴力压制人人应享有权利以及时常发生的地区性暴力镇压。

曼德拉先生以其特有的雄辩,今天提醒我们,每一个认真地行使权力的政府都有固有和不可回避地维护公共秩序和民间和平以及惩治和惩罚那些要对暴力负责的人的义务。

这样,使南非平静和创造一个使南非所有组成部分之间能进行谈判的和平共处气氛是该国政府的首要责任。

厄瓜多尔欢迎在民主南非大会框架内开始的谈判进程,并认为必须集体致力于创造恢复这些谈判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存在着一种责任,但是首要的是目前掌权的政府真诚和有效地着手消除暴力和阻碍谈判进程的障碍。

联合国必须采取各项措施,在其权限内对南非的和平、平等和正义要求作出恰当的反应。为此,厄瓜多尔认为,任命一个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授权采取他所视为必要的任何行动,调查暴力原因并为恢复谈判进程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是一项及时的措施。

特别代表所制定的各项建议将使安全理事会可以再次审议我们面前的这个项目,并采取恰当措施。

厄瓜多尔认为,重新发动民主南非会议谈判进程非常重要。我们深信,只有通过和平谈判的方法才能在各族人民和各人口群体之间谋求唯一持久的解决问题办法。

因此,厄瓜多尔要求各方为在南非恢复民主南非会议谈判取得进展所需的气氛作出贡献。和平不能成为暴力挑衅的人质。我们希望南非在尊重人权、平等和正义的基础上实现和平。这使我们看到一个民主、非种族并在所有人民人类尊严的旗帜下所有人民统一起来的国家诞生的唯一途径。

波多野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日本愿对最近在南非特别是博伊帕通发生的暴力表示深感关切,这种暴力给无辜人命带来了巨大伤亡,并破坏了旨在建立所有南非人都参加的非种族的民主制度的各项努力。

遗憾的是,在民主南非会议构架内推动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似乎受到了严重削弱。如果允许这种局势进一步恶化,如果谈判不能恢复,那么南非各部分人口都将失败。没有人会从更严重的危机中获益。

虽然南非政府声称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卷入这场暴力,但南非当局有责任立即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制止暴力并确保公共安全。必须对博伊帕通事件进行全面调查,恰当地惩处有责任者。南非政府和其他有关各方可以共同努力确保伸张正义和恢复和平。

联合国通过派遣秘书长特别代表,将对这一进程作出有益的贡献。

另外,日本要求各方有关的领导人重新对通过和平谈判实现一个民主、非种族和统一的南非作出承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克拉伦斯·马科维图先生,安理会已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马科维图先生(以英语发言):代表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及其所代表的大多数被压迫、被剥削和被剥夺的阿扎尼亚人民,我们愿感谢非洲统一组织和在联合国的非洲国家集团,他们迅速和有效的工作使得本次紧急召开的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成为可能。

主席先生,我要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一非常重要机构的主席。我毫无疑问,你长期的经验和久经考验的外交技巧加上你敏锐和精辟的头脑,将使我们克服目前所经历的困难。

主席先生,还要允许我向你的前任诺特达姆大使表示赞扬,他成功地主持了6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事务。

自从通过有关沙佩维尔六君子的一致决议和决定以来,这是四年中首次向安理会提交此类建议。我要向安全理事会成员和所有其他响应拯救我们生命呼吁的联合国领导人和个人深表感谢。我们希望并深信,你们在本次会议上作出的各项决定这

次将同沙佩维尔六君子案件一样,在我们浸透鲜血的国家拯救更多的生命。

F.W.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神奇的改革家姿态所创造的快乐情趣已经让路给国际社会对其真正动机提出的清醒关切和严肃质疑。这种快乐情绪是由于解除了对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他组织的禁令以及废除某些法律而产生的。人们都从表面价值判断德克勒克先生并对他表示欢迎。他无论到哪里都受到红地毯待遇。

我的看法是,从一开始,德克勒克先生根本没有改变思想。得到加强的国内抵抗和国际孤立运动,包括惩罚性经济制裁这两种压力迫使他违心地作出改革家的姿态。简言之,改革并不是民主善意的结果,而是因为该政权为摆脱孤立不得不采取这些措施。

安全理事会本次特别会议是必要的,因为同某些政府的观点相反,减轻这些压力并没有帮助受苦受难的被压迫劳苦大众,反而正中这种凶恶政权的下怀。

德克勒克先生在宣布改革的同时,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暴力波澜:自1990年2月2日以来,已有7 000人死亡。根据1992年6月9日普鲁伊斯少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所说,南非保安部队预计暴力在今后6个月内会升级。

对我国的非洲人民正在进行种族灭绝。1992年6月17日杀害了超过了51名手无寸铁博伊帕通屠杀并不中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只是冰山的一角。在那次屠杀中,一个九个月大的婴儿阿龙·马特霍普和一个85岁的祖母伊丽莎白·恩达马塞夫人在近距离遭到枪击,并被野蛮的刺死。几名孕妇被杀。这一罪行的凶手乘坐的是南非政权的车辆。

在南非,只有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的受害者--非洲人才经常到坟场去。在博伊帕通之前和之后有过许多次屠杀。它们同所谓的民主南非大会共同存在。我们的人民长久以来被迫去体验墓地的宁静。作为他们的代表,泛非主义者大会不能再接受这一种族灭绝。

根据受到控制的传播界,自1984年9月以来有一万两千多人被杀,自从德克勒克在我国掌权以来,有七千多人被杀。自1990年以来,非洲人继续平均每天有8人死

去。因此,仅在1990年就有2 920人死去。

请不要认为我这样说太冷漠,按照这一速度,可以说到2000年,8年以后,我们总共将失23 000多名非洲男女老少,在南非政权的未经宣布的战争中被杀害。

我国人民每天都有许多人被杀。我要强调一点:博伊帕通事件只不过是种族主义政权出于政治原因每天进行的屠杀中的一次。

拒绝解散特别部队和坚持使用雇佣军,例如特别镇暴队前成员、第32水牛营,阿斯卡里斯、塞勒劳动保护侦察队和黑猫帮,以及继续进行秘密活动,这些只会令公众更生疑念。

德克勒克政权昨天晚上宣布将解散第31和32水牛营和特种镇暴队,并且这些人将编入该政权现有的警察部队,这种合并没有满足我们关于立即和可核查地逐散雇佣部队的合理要求。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是呼吁国际社会上参与解决阿扎尼亚危机的主导人。南非政权继续反对国际进行有意义和有效的介入,其理由是国际参与将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事务,或换句话说将损害国家的主权。它的主权的基础是由于某些国际义务而同各个国家保持的事实上联系。

但是,赤赤裸裸的真象是,阿扎尼亚土著非洲人民被殖民化,在本次会议召开之日尚未收复其土地和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声称所谓的国家主权是企图篡改我国历史的徒劳的举动,是要在20世纪最无耻和大胆的殖民欺骗中操纵国际法。广大被剥削的土著非洲人多数国家被殖民化了,只有当他们恢复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时,阿扎尼亚才会成为一个独立和主权的国家。

阿扎尼亚在经过许多次反抗殖民主义的民主抵抗战争之后成为四个英国殖民地——纳塔尔、开普、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河殖民地——直到1909年9月20日所谓的《南非法案》英国法规发表为止。四个殖民地被合并为南非的理由之一就是要同殖民者所谓《土著危险》作斗争——即南非土著大多数。

根据殖民历史学家福勒和史密斯所说:“在德兰士瓦涉及的是巴佩迪人和斯威

士人,在纳塔尔是祖卢人…在奥兰治自由州是巴索托人,在开普殖民地是科萨部落…”。

南非在1919年被塞进国际联盟,在1945年塞进联合国。在这些机构中的成员身分被错误的当作非殖化进程。事实是,从我们英勇的国王Hintsa、Dingane、Moshoeshe、Sekhukhuni、Adam Kok、女王Mmathathise和其他人手中夺取了主权仍然被篡夺,我们仍然处于外来少数种族主义统治之下。

因此,南非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它涉及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殖民主义违反了国际法。针对种族隔离有一项1973年《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的罪行。此外,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南非正在发生种族灭绝。1948年《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罪行公约》禁止这种罪行。

最近的公民投票清楚地表明,南非仍然奉行种族主义,人民中只有百之五十仍被当作人。非洲人仍然不能投票和没有土地。尽管进行所谓的撤消法律,我国土地87.3%掌握在白人手中。更坏的是,甚至早在1936年就保证交给我们的土地仍然掌握在白人手中。

因此,说种族隔离已经死亡就太傲慢自大了,非洲人所拥有的资产占全部资产5%以下。5至7百万非洲人生活在仅能糊口的水准线下,50%的非洲婴儿活不到5岁。

因此,能同我们改造现状的斗争合法性相等的只有现政权继续统治的合法性。

泛非主义者大会和一无所有的大众在此正式要求联合国向南非派一个国际委员会进行调查,并建议能够有效地结束暴力的措施,其原因如下:

暴力还在进行,它是残酷的、破坏性的和在升级的,看不到终止的迹象。我在前面引用了保安部队发言人几天前的一段话,他预计暴力将升级,它们不预计通过他们的努力能对暴力有任何克制。

戈德斯通委员会中有外国人,这表示承认有国际参与的必要性。但除此之外,使他们加入已经失败和正在失败的战略,有很大的不足。我不得不请安全理事会谴责南非政权参与暴力。行动与懈怠都能带来该受惩处的责任。

联合国通过它的许多支持我们的解放斗争和运动的决议和宣言,致力于我们自由的问题。鉴于对我们所犯下的非人道行径,这里是帮助解决破坏联合国所承认的运动和使非洲人口下降的暴力问题最恰当的论坛。

就在我现在发言之时,该问题已通过外国雇佣部队的参与而国际化,如32水牛营“Koevoet”等等。我请今天在坐各位心自问在没有任何外国威胁和国内大众准备通过选举一个立宪大会民主地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该政府愿豢养大批外国雇佣军?并花费高达50亿兰特进行秘密活动。

正如我已指出,外国雇佣军使问题国际化。安全理事会必须使解决办法国际化。联合国应当监督解散和驱逐外国雇佣军的工作,调查暴力的真正性质,以便确定罪犯,并同阿扎尼亚人一起找出可行的解决办法。泛非主义者大会准备就暴力问题同这样一个委员会充分合作。

国际社会部分国家取消对南非政权的制裁为时过早。有选择性和自愿的制裁应当加强,并暂停体育接触,直到通过选举进程取得和平与民主为止。持续着的暴力使被压迫者无法为在我国许多地区举行的体育活动做适当的准备。既然暴力是政治性的,它的解决办法也应当有政治内容。为此目的,这次会议应当授权秘书长确定一个中立的地点,授权联合国代表紧迫召集、主持、核查、监督和调停关于一个立宪大会的讨论与选举。

在斗争的现阶段,广泛的解放运动的当务之急是把政权转移给一个非种族的民主多数。

进行这种权力转移和制订一部新宪法的唯一合法和民主的论坛是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根据普通选民在一个单一国家中的作用而选举产生的一个立宪大会。推动民主变革的不能是,也不是现政权,而是我们人民大众。

我们对民主南非大会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在大会一开始,我们就强调,现在仍强调民主南非大会没有代表性,是不民主的。除了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以外,会上预先就塞满了由政府一手炮制,没有任何基础支持的傀儡;大会缺乏中立性,没有中立

的召集者,这一点我已查明;它缺乏透明度,没有传播媒介参加会议的进程和其他的报导形式。

民主南非大会失败之后,泛非主义者大会认为民主南非大会是一个政治阴谋万花筒的说法,被证明是正确的。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少数人政权并没有为创造一个真正的民主而本着诚意谈判,因此并不准备放弃权力,一个双重议程已经呈现,即一方面加强它的统治权力基础,另一方面削弱解放运动的全盘地位。

因此,泛非主义者大会重申如下:必须为立宪大会举行民主选举,起草一部新宪法,不能拖延;南非政权必须预先前承认,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根据普通选民的作用选举产生的一个立宪大会是权力转移和制订一部新宪法的唯一合法论坛;应当召开一个没有民主南非大会的各种缺陷和重建的新论坛,以便利于本着诚意的谈判,而且,其首要目的是把权力转移给一个民主多数。

最后,我借此机会感谢安理会的成员,作为人类的代表安排时间分担我们的悲痛,并同我们一起谋求解决办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马克维图先生对我讲的客气话。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尼日利亚外交部长艾克·恩瓦楚克武少将阁下。我对阁下表示欢迎,并请安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和发言。

恩瓦楚克武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有机会认真听取了前面的各位发言之后,我国代表团谨在此庄严的安理会面前同代表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一起,就南非还在进行的悲剧性的暴力,谈谈自己的意见。今天的安理会会议开的是时候,作为世界组织中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的主要机构,我们认为安理会有责任评估南非的局势,采取必要的步骤,不仅协助结束该国中的暴力,还确保已被它拖延的会谈紧迫地恢复,以便尽早确立一部非种族的宪法和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

南非最近的事态发展,特别是以博伊帕通为高潮的暴力循环,不能不使所有具有良知和热爱和平的人们感到不安。这些残杀自然在南非造成了一种恐惧、前途未卜

和不信任的气氛。它们还严重地危害了迈向一个非种族的民主南非过渡的进程。虽然,《全国和平协定》强调所有南非人都有责任维护和平,建立一个有利于自由政治活动的气氛,但我国代表团坚定的认为,维护法律和秩序,保护公民的生命和财产是南非政府的首要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南非政府不履行对社会的这一义务。正是为这一原因,我国总统易卜拉欣·巴达玛西·巴班吉达上将在向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卡喀尔首脑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再次要求南非政府承担这一方面的全部责任。必须公平地说,解放组织本身应承担在这一政府中的责任。南非政府和南非人民的所有领导人应尽力劝阻南非的施暴者不要从事肆无忌惮的大屠杀。

我们坚持认为,结束暴力将促进重新开始谈判,这将重新激起对这个国家的希望。我们要求为使所有人能够回到民主南非大会创造条件。我国代表团还坚信,让民主化进程继续下去,以便建立一个统一和非种族的民主南非,这符合所有南非人的利益。最重要的是,所有方面必须同意真诚地谈判。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一直注意在南非的事态发展,我们对一些事态感到满意,但是对一些事态感到震惊和绝望。然而,我们一直坚信,紧迫需要探索南非内外的一切渠道,以便使局势得到控制。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非洲大陆的组织要求安全理事会处理这一问题。

我们完全支持塞内加尔外长代表非洲统一组织所作的发言。我们欢迎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主动提出的向南非派遣友好代表团的建议,我们同时坚信,如果要有效地处理暴力问题,眼下的问题至少需要双管齐下的办法。

两个月前,非统组织一个关于暴力的监督或实况调查小组访问了南非,并同所有有关方面进行了有益的讨论。该调查组的报告提交给了上个月在达喀尔举行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就安全理事会的这场辩论而言,我们认为重要的是立即满足非国大和南非所有解放组织提出的条件。我们还认为,自非统组织调查组到达南非以来,城镇暴力实际上已消失,这样说是正确的。不同的方面当然有权利从这一说法中得出

不同的结论,但一件事情是不能否认的,这就是一个由非统组织大使所组成的外来监督机构的存在给城镇带来有益的影响。我们的非统组织小组在那里逗留了不到两个星期,暴力水平的下降是显著的。非统组织已决定向南非派遣另一个监督小组,在那里逗留更长时间。如果我们以谦卑的方式能够产生如此显著的影响,那么一个联合国代表团在不同的环境下又有什么不能实现的。

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安全理事会不能现在根据非统组织的请求采取行动。秘书长经过与所有有关方面磋商,能够提出执行一项建议的方式,必须承认,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停止暴力和恐吓行为,从而帮助创造一种有利于成功地进行谈判并过渡到一个非种族的民主南非社会的气氛。

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同我们一样为建立一个能够成为我们次地区合作与发展支柱的新南非和一个其所有人民能够感到自豪的新南非抱有希望和愿望。

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对任何一个地方和平的威胁是对所有地方和平的威胁。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的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刚果外交部长冈加先生阁下。我向阁下表示欢迎,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冈加先生(刚果)(以法语发言): 主席先生,刚果共和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要象我前面发言的同事们一样向你表示祝贺。把刚果同贵国佛得角连接在一起的友谊、兄弟般关系和合作毫无疑问地为发展非洲统一组织内部富有成效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我要感谢你的前任、同我们有着密切友好关系的比利时常驻代表精干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上个月的工作。

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在安理会上发言,我愿向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致以问候。我们对他履行重大职责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在过去几年中,南非的改革进程规模空前,树下了一些历史里程碑,例如释放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主席纳尔逊·曼德拉,我们热烈欢迎他今天同我们在一起。最近,我们还看到于去年9月14日达成了全国和平协议,这项协议使其主要签署方面:

政府、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英卡萨聚集在一起。特别在反对派和政府之间举行宪法谈判之后,作出并采取了一些受到国际社会满意的欢迎的其他姿态和重要的政治措施。换言之,民主南非大会从而确立了在新的南非政治舞台上的权威。

所有这一切改革和已取得的进展的势头在刚果支持的介绍性发言中得到描述。我的同事和朋友、塞内加尔外交部长迪杰布卡先生代表非洲统一组织十分出色地向安理会作了发言。

为此,我不想就该议题长篇阔论。但我要提醒安理会注意这一政治暴力,其不幸的毒害不断使大家想到:该国的局势及其未来仍然是朝不保夕的。

这种在当地流行的暴力的一个尤为可怕的例子发生在6月17日:一次南非黑人多数社区成员之间的破坏事件--他们虽是多数,但却完全不被允许行使权利。南非的城镇几乎每天都经历这种悲剧。然而,1992年6月17日夜晚至18日在博伊帕通穷民窟发生的大屠杀出乎意料地并以痛苦的方式使人们想起过去几年的极端、盲目的暴力,这种暴力竟会由于政府管理方法而引发,以致于一些该政权所信赖的观察员毫不犹豫地谈到南非政治局势的摇摇欲坠性质。在支持德克勒克总统的改革的公民投票--其中只有白人社区成员可以投票--举行三个月之后伴随着解决南非重要问题的艰苦努力再次出现了各种担忧,这些问题是:人权、民主进程和制宪谈判。

我注意到美国国会最近一份有关各国实行人权情况的年度报告,它指出:南非的改革进程在1991年中继续进行,但却由于从1月至11月发生的根据保守估计致使2050人死亡的频繁和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而遭到破坏。美国国会的这份报告还发现,南非黑人多数继续被剥夺主权,由于主要体制的法律和作法而成为疯狂歧视的受害者。报告指出南非继续由经白人少数选出的议会制度所统治:

“占人口13.5%的白人保持着对正式政治权利的垄断”。

无疑,种族隔离的最后支柱已被拆除,《安全法》已得到修正,而政治犯也得到释放,政府最终答应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主持下让政治流亡人士返回。

大赦国际在其1992年报告中证实:德克勒克总统的政府继续消除种族隔离的进

程。但它还声称：大量证据指控警察和军队的特殊武装单位参与政治谋杀、唆使这类行为的肇事者、或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偏袒一方而对抗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激进化--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形容它的话--决非偶然。其主席纳尔逊先生在这一辩论开始时的重要讲话中，向安理会阐明了这一局势的确切方面。

《宪章》所规定的安全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今天，安理会应通过争取结束南非的这种在当地流行的暴力来完成这一任务，这种暴力正给黑人社区带来巨大痛苦，并完全会把南非--实际上整个次区域--拖进可怕的灾难。

刚果谴责南非的政治暴力。我们一直关注它对两年前开始的微妙的民主进程的影响。博伊帕通的悲惨屠杀是可怕的兄弟间的残杀，应受到谴责；因此，我们决不可能不对任何政府保障其公民的安全和保护其财产的责任感到疑惑。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曼德拉先生和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先生辛勤缔造的脆弱的对话纽带，只是反映出这一点的至关重要性。

国际社会和南非各社区的一切有识之士必须防止博伊帕通大屠杀--1990年以来最血腥的一次屠杀--导致为南非人民各社区进步力量之间无法调和的对抗。南非的爱国者必须认识到，他们不会从延长一个受到谴责的不人道的、非民主的种族性的制度中得到任何东西。他们必须结束暴力，进行调查并把有罪者绳之以法。另一方的人也必须意识到不恢复立宪谈判所必将带来的失败将会危险地使压迫和暴力与种族仇恨的阴影长期存在。双方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必须确立为实现新的民主的南非而重返谈判桌的决心。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刚果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甘巴里先生阁下，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甘巴里先生(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以英语发言)：出席安全理事会总是一种荣誉。因此我感谢让我有机会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安理

会就南非问题发言。

安全理事会再次处理南非问题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该国政治时代发展的一种迹象。各成员在安理会有关该议题的审议中,将听到自1990年2月以来在南非发生的重大进展。但这种事态发展尽管会受到欢迎和赞扬,现在却由于该国持续的政治暴力而受到严重破坏。

当然,尽管国际社会,特别是南非人情不自禁地停下来欢呼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应特别强调的是,南非不断发生政治暴力危及和平谈判进程和向非种族民主国家的过渡。

第二,我们不能忘记这一事实:虽然一些关键性的种族隔离立法已经废除,但种族隔离的和那些长期支持那个制度化了的种族统治形式的体制仍然原封不动。

第三,国际社会在1989年联合国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后果的宣言构架内提出的条件还有待全部实现。

请允许我提醒安理会各成员,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协商一致宣言为南非谈判进程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毫不含糊地表达了本组织全体成员对关于下的一个民主、非种族社会和平过渡的成功进程必要标准的看法。

为消除怀疑,请允许我追述该宣言的有关条款:

“我们认为有关各方应在必要的气氛中诚实地并在解放运动和南非政权都同意没有暴力的气氛中谈判他们国家及其人民的前途。这个进程可以按下列指导方针开始:

“(1) 就制定一部新宪法的机制通过这部宪法的基础达成协议,这部宪法除其它外,应以上述原则为基础;

“(2) 就国际社会在确保成功向民主秩序过渡中所起的作用达成协议;

“(3) 商定过渡性的安排和制定和通过一部新宪法的过程和向民主秩序过渡

包括举行选举的方法”(A/RES/S-16/1,第8段)。

今天南非处在灾难的边缘。暴力四处发生,南非当局似乎对于诚实地把谈判推进到其合乎逻辑的结果犹豫不决。安理会面前的任务已由非洲各国在要求召开这次会议时说明。那就是

“研究南非暴力问题并采取一切适当行动结束暴力并为谈判创造条件,导致向民主、非种族和统一的南非的和平过渡”(S/24232,附件,第4段)。

安理会必须处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可能破坏南非的和平与安全,并因而破坏南部非洲次区域的和平与安全。第一个是暴力;第二个是政治谈判中的僵局。我将分别谈谈这两个问题。

南非政治暴力首先应归咎于现政府。作为行政当局的南非政府对于每一个南非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安全及其国家的安全负有完全的道义责任。在这两方面,该政府都已失职。

我谨忆及秘书长在6月16日索韦托日中明确指出

“暴力达不到任何有意的政治目的,而且肯定不利于和平与稳定”(A/AC.115/PV.657,英文第9-10页)。

我相信我们都同意这一看法。但是肯定的是,在南非风靡一时的暴力似乎目的在于实现一个阴险的动机:破坏在南非想走向非种族民主国家的进程,否则,又怎能解释或辩解南非政府执意不执行它在1991年9月14日通过的全国和平协议的构架内自愿达成的协议呢?我们怎能相信一个具有已经证明的强制实行全国紧急状态的安全能力的国家不能控制这场暴力?

在过去4个月中,平均每天在南非有15人因政治暴力死亡。已经确认的数字是3月、4月、5月和6月的死亡人数分别为437、356、296和373。有地位的组织提出的调查报告中也提供了关于暴力和犯罪程度的充分证据。在每一个事例中,南非政府的罪责都是极其明显的--那怕由于无为。一个例子:根据全国和平协议,某些责任属于南非政府,特别是其安全部队。其中有几项值得一提:

“ (1) 警察应努力保护南非人民不受犯罪行为之害,另应以严格地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方式这样做,而不管这些行动的犯罪者和受害者的政治信仰和联系,种族、宗教、性别或民族;

“ (2) 警察应努力防止犯罪并应设法逮捕和调查所有合理地怀疑为犯罪的人并应采取必要步骤为司法程序提供方便;

“ (3) 警察应经指导而明白他们在执行警务中应向社会负责,因此应使其行为取得和继续得到公众的尊敬和赞许;

“ (4) 作为执法官员的警方在执行其任务中应期望其成员比其他人有更高的行为标准,并应为此支持对据称有违法行为的警察立即和高效率地进行调查和起诉,并承诺按照专业警察的目标和本协议规定的原则继续对警察进行应有的训练和再训练。”

尽管明确阐明了保安部队的这些责任,但是今天我们面临警方大规模参与威胁南非社会结构的暴力行为。但是也许更令人不安的是德克勒克政府肆意拒绝使用其全部管理、立法和行政权力来控制风行的暴力。

除了这些无为的行动之外还有其它理由可以推论政府参与这些暴力,第一,是政府使携带危险武器合法化,其理由是这些武器是文化武器。

第二,政府应对其军方代理人的行为负责,诸如CCB赶死队、南非特种镇暴队和水牛营32,他们是由南非国防军在南非经过训练后带进南非的。一个迟迟才出现但仍然是令人高兴的事态发展是,据报导,南非政府已决定解散这些可怕的军事和准军事部队。第三,政府甚至在承认暴力发生至搬进旅店之后仍然不执行逐渐废除寄宿舍这些旅店后至少把它们改为由篱笆围起来的家庭住房的协议。

最后政府那怕是间接地对其属下各个机构的行为负全部责任,这些行为总是造成不充分地警方去调查加审判和无端宣告暴力分子无罪、无效的监禁行期和保释以及警方进行掩盖。

戈德斯通委员会去年4月发表的报告最后说:

“得到文件充分证明的南非警方和客瓦族鲁警方特别成员的罪行加强了许多南非人的看法，即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是应对暴力负责的活跃方面。”

我还可以补充说，这一观点在国际上十分流行。国际法律工作者委员会关于暴力的最近的报告中作为其结论的一部分指出：“……玩事不恭的人可能说暴力可以被用作推辞制宪议会选举的理由，但这不是一种选择。如果暴力现在不加以制止”，这份报告继续说，“它将失控并到处流行而且将没有胜利者，它对于经济也有很不好的影响。暴力是南非面临的最紧迫问题。”

这就是南非的现实，包括暴力不断蔓延的现实。所有的人，特别是本组织的所有会员国，都没有喋喋不休地指责南非政权参与暴力而借以自娱，但是事实是明摆着的，不断增加的死亡人数也是明摆着的。也许该国当局以有为或无为而作出的行动在安东尼·路易斯于1992年7月6日《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作了最好的归纳。这篇文章得出结论说：

“至少德克勒克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在暴力问题是极端漠然和拖延。逮捕了杀人嫌疑犯后，却没有什麼结果。两年前9名警察因索博肯(Sobokeng)的屠杀案而受指控；他们现在仍然在职。发生了这么多袭击火车的事件，而受审并判定有罪的仅有1人。”

在这种很不是滋味的评价之外再要说些什么的话，那就是南非政府看来已经放弃了它对本国公民和对国家最基本的职责。但是，目前的政治暴力气氛使所有南非人面临一种深刻的悲惨和危险的境地，它无疑有害于该国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安全理事会应当呼吁全国和平协定的缔约各方协调行动，执行协定的规定，一起来使南非有机会获得和平。

关于政治谈判受阻的问题，通过谈判解决南非问题的迫切必要性无须赘言。在民主南非会议的架构内进行的谈判积极地推进了该项政治进程，但是谈判目前看来在一个最关键的时刻陷于停顿——这就是至关最要和无可避免的制宪问题。南非政权在本阶段设法阻碍谈判，这就对该政权的目标是否有诚意以及是否在长期致力于在

该国建立非种族的民族提出了严肃的疑问。

有两个正在起作用的显著因素必须加以强调。第一,经过时间考验的民主原则是普遍公认的,这些原则界定了真正的民主,在南非不能借口该国的多数统治就等于黑人占据统治地位而推翻这些原则。第二,虽然要求作出保证保护少数的权利是自然和可取的,但绝不能允许这些要求成为建立白人少数否决权的基础,这种否决权将很容易破坏非种族民主社会的正常运行。

在这方面,我只能重复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最近说过的话,“制宪是一个统一和富于合法性的过程,它应当得到压倒性的支持。”如果当局拼命坚持一些无助于南非向非种族民主前进而只是保护某些少数利益的立场,我们不明白上述目标如何能够实现。

安理会及整个国际社会在协助确保南非陷于疆局的谈判得到恢复方面所具有的作用怎么说也不过分。但是基本上,现在出现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到底是否存在一项总的战略,以协助南非重返国际社会,并解除全球制裁——所有这些又不真正地导致在该国放弃权力。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安理会在目前的讨论中应当切记这一问题。

我不想占据安理会更多的宝贵时间,在结束时我要说,根据宪章的规定,安理会有责任立即就南非的局势采取行动。此外,国际社会对履行1989年《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的规定负有道义责任。

我刚从伦敦回来,我在伦敦参加了关于南非的暴力及全国和平协定执行工作国际听证会。在那里,我听到了南非人和对上述暴力而有亲身经历的其他人所作的具有说服力和动人的证词,他们呼吁国际社会承担起这一道义责任。我还要特别提及特雷弗·赫德尔斯顿大主教的闭幕词,我已经要求把这份闭幕词转发安全理事会各成员。

国际社会现在要求安理会对南非的局势作出反映。人们提出了各种建议,有人建议委派国际监督员具体地监督和平协定的执行情况及在大体上监督执行法律的情况,也有人建议直接参与政治谈判以保证召集人和会议地点的中立性。其它国家最

近发生的政治暴力情况应使安理会及时采取行动。能够采取的行动有很多很多。

最后,请允许我说,联合国的创始人忠于和平的不可分割性这一主张,这一主张庄严载入本组织的《宪章》。因此,安全理事会作为本组织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机构,必须明确地表明,南非黑人居住村镇中悲惨的、反复发生和不断增加的生命损失在值得安理会及时、具体和有效地作出反应方面决不逊色于前南斯拉夫境内塞拉热窝的生命损失。

南非对安理会和联合国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决不可以不作出相应的反应。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澳大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满怀钦佩地注视着您主持安理会会议。

谢谢你让我有机会在本次有关南非严重局势的特别会议上向安全理事会发言。

南非的事态是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历届澳大利亚政府都强烈谴责种族隔离的非正义表现--没有生白皮肤的人遭受到死亡、任意逮捕、严重的不平等及没有机会。

澳大利亚同许多其他国家一道,积极在国际论坛和双边交往与接触中向南非政府施加压力,取消种族隔离。我们的许多政策是在英联邦及其南部非洲问题外长委员会中制定的。1991年10月哈拉雷英联邦政府首脑通过了逐步取消制裁的办法,据此,随着南非在非种族民主方面取得进展,制裁将逐步取消。我们认为,这一办法切实增加了要求南非实行变革的压力。

澳大利亚人很迅速地欢迎南非政府开始消除种族隔离的过程及同南非的其他方面进行谈判。澳大利亚人也欢迎下列情况,即南非在其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拥有象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领导人,他们尽管有着个人的各种经历,却体现了确实令人敬佩的意愿来谋求和解及通过谈判实现立宪解决办法。

澳大利亚对于制宪谈判破裂以及民主南非大会范围内的会谈中止深感沮丧。我

们认定使得谈判破裂的那些因素,特别是南非继续发生大规模的暴力。澳大利亚人对于6月17日在博伊帕通大量屠杀妇女和儿童的事件深恶痛绝。我们已敦促南非政府尽快把那些肇事者绳之以法,并就戈德斯通调查委员会的建议采取行动。我们还敦促南非所有各方在这一极为困难的时刻采取克制。

但我们听到有人要求在南非进行国际介入以支持重返谈判桌和帮助结束流血。在这方面,当务之急是国际社会应对人员死亡作出反应并继续支持南非的人权运动。我们真诚希望国际介入将帮助创造信任的气氛,以使关于当前谈判的僵局得到克服并消除暴力。

我们同意许多人在这次辩论中发言所表达并反映在决议草案中的这些观点,即现在已是在南非进行直接介入的时候了。显然有必要由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采取立即有效和建设性的行动制止暴力,恢复对宪法谈判的信心。

澳大利亚同意拟议中的决议草案:作为第一步,应任命一名特别代表,由他建议采取能有效结束暴力和帮助创造导致在南非进行和平过渡的谈判的条件。我们认为任何联合国进一步介入的确切形式应等待特别代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的结果。

我们注意到各种选择都曾被提及:亲善或查明事实的调查团、建立一种存在以维持和平、建立特别代表办事处,等等。在确定联合国介入的最终性质时,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将对南非所有各方的需要和愿望给予应有的重视。

同南非局势有关的各国际组织之间进行密切的磋商和协调将是重要的,以便能以相互补充和相互加强的方式提供支持,我们认为联合国和其他组织例如英联邦之间进行合作有相当大的余地,特别是在加强和平协议和支持按协议建立的当地和平委员会。

据此,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安理会本次会议应看作是为恢复在南非消除暴力和恢复谈判的气候而进行的一场协调一致的国际运动的开端,而不能将其本身看成是一个目的。最后澳大利亚准备以活跃和积极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作出贡献。基廷总理和伊万斯外长都公开声明澳大利亚承诺支持和参加为南非所有各方所接受和有助

于早日实现非种族的民主国家的国际机制。

主席(以英语发言): 下一个发言者是乌干达第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保罗·塞姆格雷雷博士阁下。我欢迎这位阁下并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表讲话。

什塞姆格雷雷先生(乌干达): 主席先生,我谨代表乌干达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七月份主席。我借此机会赞扬佛得角政府和人民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选举,它导致了贵国的一次和平和民主的权利转让。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在你履行你的职责时进行合作。

还请允许我对你的前任、比利时大使和常驻代表保罗·诺特达姆先生阁下的真诚赞赏,他以能干的方式在六月份主持了安理会会议。

我还要借此机会祝贺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阁下受之无愧地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

我读这次发言只是为了强调迄今提出的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我的同事和兄弟、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吉布·卡先生代表非洲统一组织本届主席提出的问题。我还想在一开始就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安理会举行这次特别会议使我们大家有机会审议正在南非发生的情况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我对于迄今为止的就南非问题所作的发言的基调以及反映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中的各项建设性建议感到高兴。

主席先生,你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主持安理会会议的,它正在审议在南非针对黑人社区进行的政治暴力的升级严重问题以及特别是在1992年6月17日夜间在博伊帕通镇进行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以及其后南非保安机构分子对无辜、没有武装的示威者进行枪击。安理会也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开会的:在民主南非大会的框架内进行的谈判由于暴力的升级在接近于崩溃。为此原因,安理会有特别责任确保限制暴力以便为恢复谈判铺平道路,这特别是因为暴力是同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内在威胁联系在一起。

当比勒陀利亚政权同其它各方一起签署了全国和平协议和组成民主南非大会时,人们产生了希望。这些是和平谈判过程和向民主、非种族的南非过渡的过程中

积极的事态发展。

毫无疑问,在南非的谈判决不是在平等者之间进行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由于其对该国的新闻媒介和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利的垄断在整个过程中就有重大的战略优势和影响力。然而,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民族主义力量已同意参加这一进程再作一次让步,希望的是这有助于南非的和平民主变革。

因此,为了恢复谈判并使之取得胜利,有必要在整个进程中处理失调问题,津巴布韦外交部长已明确阐明了这一点。这要求各方本着互让精神相互谅解;如果南非要成为一个民主和非种族的社会,对必须达成协议的立宪原则问题尤应如此。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有义务和责任继续支持合法地为南非的和平和民主变革而奋斗的各方。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吁请南非各方充分支持谈判进程。

1992年5月,我曾有幸作为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观察小组的成员,同联合国、不结盟运动、欧洲共同体和英联邦代表一起作为第二届民主南非会议的观察员访问南非。从我当时的经验看,我毫不怀疑南非政府对整个谈判进程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南非政府有义务、也有手段采取步骤,消除所有的谈判障碍,以便在各方之间建立必要的信任,并表明它对国际上核可的宪法民主原则的承诺。

我国代表团还深感关切的是,南非政府并未采取什么行动,排除对政府特别是对保安部队中的一些分子给暴力火上浇油的指责。博伊帕通大屠杀恰恰是这样一个案子,现场证据表明,受雇南非政府并住在单一性别旅馆内的一些分子对大屠杀负有责任。旁证还表明有关的保安当局在屠杀发生前已处于戒备状态,但却没有选择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似乎这还不够,随后部署在这一地区的保安人员也参加了这种罪恶的活动:他们开枪杀死了无辜的人民。

因此,比勒陀利亚政权声称或假装不知道南非持续政治暴力的根源,说自己没有介入这种犯罪行为或无法加以制止是站不住脚的。南非政府不能为其卷入政治暴力和由此拖延民主南非大会进程开脱罪行。

比勒陀利亚政权必须鼓起勇气,保证所有南非人民不分种族、肤色或政治信仰

均能享有生命和财产安全,从而不辜负其责任和国际社会的期望。令人费解的是,南非政府以其所有力量却长期未能这样做;五年来造成11 000多人的死亡。

南非普遍出现的政治暴力不利于在南非各族人民之间、在南非和毗邻的前线国家之间以及在南非和非洲其他国家之间建立信任。这种暴力对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都起了消极的影响。我们不应忘记长期以来,该区域各国都是南非煽动暴力的受害者。除非南非的内部的普遍政治暴力得到制止,否则这种暴力有危险波及该区域其他地方或非洲大陆其他地区。

一个民主、非种族的南非通过经济、工艺、技术和社会文化合作,将为南非各族人民、各前线国家和非洲其他地区提供巨大的潜力。《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为非洲的这种合作提供了有益的框架。一个民主和非种族的南非可以为实现载入该条约的各项目标作出重大贡献。

我们敦促安理会要求南非政府立即采取各面措施,调查所有暴力事件并迅速检举所有有关人员,包括其保安机构中成员。只有到那时,才能在南非和整个非洲被压迫人民之间建立新的信任。南非政权必须充分和真诚地执行《全国和平协定》各项规定;包括有关单一性别旅馆、禁止在公共场所携带危险武器、遣散南非警察和国防部队中的外国雇佣军部队以及有效保护使用公共交通者的各项协定。只有到那时,才能说出现了一种有助于恢复和平谈判的气氛。

最后,我们认为,南非局势的严重性已使得联合国安理会必须认真介入该国的局势发展。联合国有责任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和失控。该区域的和平正处在危险之中;那里数以万计的人民生命财产也受到威胁。因此,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授权秘书长紧迫地任命一位特别代表,以调查持续暴力的根源并向安理会提交恰当的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乌干达外交部长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暂停会议,以便进行磋商。

下午8时零5分会议暂停,下午9时30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加拿大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弗雷切特女士(加拿大)(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最衷心地祝贺阁下出任安理会主席,并向您保证加拿大在您执行任务时同您进行充分合作。本次会议召开之时南非和为反对种族隔离罪恶制度而作出艰苦努力的人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在安全理事会一级处理这一问题非常重要。我们鼓励正在为协商诸如联合国和英联邦之类的组织作出国际响应而进行的努力。

过去两年半中南非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去年12月,我们高兴的看到为建立非种族、民主的南非而开始了多党派谈判。由加拿大或任何其他国家为南非人规定一个特别的立宪模式是不恰当的。但是,我们深信,一项政治解决必须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并通过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加以批准。

(以英语发言)

但是,争取和平正义与平等的斗争尚未完结。暴力问题和博伊帕通镇的悲惨屠杀使得谈判的未来受到威胁。尽管《全国和平协定》已于1991年9月签署,暴力事件却已增长到惊人的程度。结果,南非内部刚刚开始建立的脆弱的信心受到严重损害。

南非人对毫无意义的生命损失怀有极大的愤慨。犯下这些滔天罪行的凶手常常未被逮捕和起诉,这令人沮丧。对千百万南非人来说,暴力影响到他们的每日生活并侵犯了他们的基本人权:行动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如果南非要改变其社会并在世界各国中占有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停止暴力。

显然,南非政府必须大大加强努力,确保安全部队保护所有南非人并得到他们信任,不分种族或政治立场。它必须惩罚罪犯。在此方面,德克勒克总统昨天宣布采取反暴力的措施,包括解散有争议的军事单位,这些步骤令人欢迎。但是结束暴力并不

容易,也不很快发生。所有团体对暴力的持续都负有责任,所有团体必须接受结束目前的侵略、指责和猜疑的责任。

在座各位都不会低估南非面临的困难。加拿大当然不会。我国外交部长巴巴拉·麦克杜格尔夫人阁下是英联邦南部非洲问题外长委员会主席,她在四月份访问了南非。在她访问期间,她同南非各派讨论了不断升级的暴力对立谈判产生的严重的影响。她强调,各方需要作出更大努力来停止暴力和鼓励有利于民族容让的气氛。

在博伊帕通事件之后,麦克杜格尔夫人信写给德克勒克总统和曼德拉先生,重申了这些顾虑。她指出,调查博伊帕通屠杀的方式必须使各方都能够接受,必须根据调查结果采取行动。她建议,为支助《全国和平协定》而进行活动的国际观察员也许能够发挥有意义的作用,使南非跨越这一悲惨的阶段,走向非种族和和平的民主。

近几周来,麦克杜格尔夫人就此问题同英联邦秘书长、她在外长委员会中的同事以及同南非领导人进行了密切的接触。

最近对南非的Amyaoku酋长进行的访问和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参与的讨论也许有利于我们找到前进的道路。必须确定处理暴力并使各方回到谈判桌的行动路线。各方都需要表现出灵活性和妥协性。我们必需找到务实的手段,恢复信任气氛,这对打破目前危险的僵局极为重要。我们谨敦请安全理事会今天批准派遣秘书长特别代表到南非去的建议,以协助创造这种条件。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的是瑞典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斯瓦尔德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在南非未来处于决定性的时刻,暴力对谈判进程中迄今所取得的进展投下了阴影。瑞典政府多年来支持南非的民主事业,对这一持续的暴力和目前谈判的停止感到深为不安。这些谈判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我们特别感到鼓舞的是通过民主南非会议的工作朝着民主迈出了重要步骤。南非人民的大多数第一次参加了有关该国宪法的谈判。

瑞典政府认识到南非的积极趋势和接二连三的政治协议,以及宣布准备在其同南非的关系与合作中反映出这些发展。瑞典政府还宣布它将考虑根据南非内部实际取得的进展取消对南非的制裁。

改革进程不可取代。它必须继续下去,必须取得圆满成功,使所有南非人都能享受和平与繁荣的未来。这一进程值得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和鼓励。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暴力继续对改革进程和寻找南非问题的和平和持久解决方法的可能性构成了严重威胁。

瑞典政府一再谴责南非继续发生的暴力。它宣布南非政府必须认真考虑局势,承担保护所有公民的生命和财产的责任。其他有关方面也必须承担充分的责任,按照去年签署的《和平协定》积极反对暴力。

至此关头,我们扪心自问,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在实现南非民主努力中可发挥什么作用。

大会在将近三年前一致通过了《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后果的宣言》。根据该宣言,国际社会第一次以异口同声地谴责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今天,联合国果断行动的时机已到。它应当协助各方结束肆虐的暴力的努力,这种暴力仅在今年就夺去了1 800多条性命。象我已说的那样,在民主南非大会架构内的改革进程必须重新走上轨道。这方面,联合国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创造条件,使参与该进程的各方能够克服他们的不信任和缺乏信任的问题。

现在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的决议草案反映了这些内容。

主席先生,让我向各成员保证,在这一问题上,瑞典政府将充分支持安全理事会将作出的决定,充分支持秘书长。我们还保证,我们准备尽我们之所能,为之作出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瑞典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下一位发言者是新西兰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维尔博格女士(新西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新西兰代表团祝贺你担任本月

份主席的职务。我们也为今天能有机会在此发言感谢安全理事会。我首先表示我们对南非的谈判陷入僵局深表关切，我们支持尽早恢复谈判。我们也深为关切南非境内以博伊帕通事件为悲惨代表的最近的暴力事件。

我们欢迎召开这次特别会议。会议是在南非领导人主动接触联合国之后召开的。在最近于达喀尔召开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时，联合国秘书长和南非外交部长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及英卡塔自由党领袖之间举行了初步讨论。这些代表以及民主南非大会谈判中的其他人出席这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

新西兰希望，安理会的诚意和建设性的作法将鼓励各方决心尽快返回谈判桌和结束暴力。为使种族隔离的罪孽成为历史的过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决不能让这些努力动摇。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我们认为，动摇与责骂的政治是创造一个真正的民主和非种族南非的希望所面临的最大的危险。使南非的谈判重新走上轨道必须是我们大家的目标。

谈判若要成功就必须解决暴力的问题。种族隔离的这一悲惨的遗产正在破坏建设一个新的南非所需要的信任。暴力正在愈演愈烈。那些从事暴力或默认暴力的人们必须受到惩罚。但遏制暴力将需要一致的行动和纪律。南非各方尤其是掌权的方面，必须加紧努力制止流血，并将应对此负责的人们绳之以法。

在安理会考虑联合国可能发挥的作用的时候，我们认为它应当遵循某些原则。种族隔离悲惨的几十年表明，不能从外部把解决办法强加于人。国际行动本身不能取代本国的决心与谈判。但是，在南非的问题上，它却能帮助创造必要的信心与信任。南非各方需要这些信心与信任以维持民主南非大会进程所取得的成果并继续朝前迈进。因此，我们希望本安理会的决定要具体、实际，以尽早贯彻为方向，并是所有的南非人都能接受的。为此目的，新西兰支持迅速派遣一名联合国驻南非特别代表，以开展磋商并向安理会报告。

多年来，新西兰坚定地支持英联邦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我国总理最近在我国首都会晤英联邦秘书长时向他肯定，新西兰将考虑参加南非主要各方所同意英联邦

的进一步的主动行动。

新西兰高兴的是,南非政府愿意听取联合国的意见。接收外部意见总是特别敏感的步骤,但它能带来有益和新的观点。通常所需的是各方都作出妥协。在这方面,我国政府认为,安全理事会将要通过的任何决议应当反映出这一妥协性和适度的必要性。它应当反对对抗的政治和边缘政策。

我们赞扬南非领导人在迄今的谈判中已经取得的进展。为了南非全体人民继续走向民主,需要很大的勇气与决心。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接受的办法,而实现这一目标只有通过谈判。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新西兰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下一位发言者是尼泊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沙亚先生(尼泊尔)(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十分高兴地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热烈祝贺,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7月份的主席,我祝愿你成功。我也高兴地赞扬比利时大使保罗·诺特达姆,他在6月份期间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我还愿借此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赞扬具有远见的领袖和政治家曼德拉先生介绍南非的局势和政治对话所面临的障碍。我们也赞赏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马科维图的发言。

种族隔离是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各项指导原则最粗暴的践踏。铲除种族隔离是本组织建立以来最为专一的任务之一。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一致通过的决议,是这项任务所取得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该宣言构成了世界普遍接受的谈判结束种族隔离的框架,在日新月异的国际秩序中,种族隔离成了一具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僵尸。

我们认为,虽然宣言提出了一个有利于谈判的气氛的先决条件和规定了谈判进程的指导方针,但还要靠人民具体完成向一个统一、非种族和民主的南非和平过渡的细节。尼泊尔本着谨慎乐观的态度,注视着过去两年中朝着该方向的发展。我们赞扬南非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家风度、远见与克制,尽管有多

年的非正义、压迫与迫害。我们也注意到少数人政府一再承诺为建设一个非种族、民主的社会进行谈判。

尼泊尔政府和人民对南非目前正在进行的复杂的改革进程将一帆风顺不抱任何幻想。暴力是种族隔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种族隔离依靠暴力苟延残喘并助长暴力，因为种族隔离制度本身是对人类良知的所有准则的根本否定。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的《宣言》(大会第S-16/1号决议,附件)在第8段中承认了暴力气氛和谈判进程之间的联系。谈判进程的复杂性引起反应和对抗。持续的暴力和丧失理智的残杀自谈判开始以来就威胁要使其出轨。然而,谈判尽管停顿下来,但仍在规定的轨道上,这个事实曾经使我们保持乐观。因此,在博伊帕通发生的大屠杀使我们感到强烈的震惊。

确实,只要被压迫人民的家属继续生活在遭到袭击和暗杀的恐惧之中,谈判将失去一切意义。博伊帕通和所有以前悲剧是对少数人政府不履行一个政府的首要任务——即捍卫其公民最基本的生命和财产权利的令人痛心的写照。法理学家、国际实况调查团和人权团体一再指责治安部队成员的犯罪行为。南非政府对屠杀表示遗憾,但是其行动未能表明为控制暴力作了任何认真的努力。该政权好象完全不能理解大多数人民所怀有的强烈的愤怒和沮丧心情。

尽管错综复杂,但迄今为止的谈判表明,建立一个统一的、非种族的、民主的南非中的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博伊帕通的悲剧有使整个进程崩溃的危险。我国代表团呼吁所有有关方面竭尽全力结束这一不幸的循环。南非政府应负首要的责任。除非声张正义,并让大家看到正义声张得到新南非的梦想将破灭。

需要调整国际社会的反应,以便适应今天南非复杂和微妙的局势。需要适当地施加压力和给予鼓励,牢记最终目标是在南非建立一个非种族的民主社会。为此目的,我国代表团欢迎任命一位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建议,该代表的明确任务是查明暴力的起因并提出结束暴力的措施。这应当成为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的基础,以便创造有利于恢复谈判的条件。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尼泊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苏里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南都先生(苏里南)(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你给这一崇高职位带来丰富的经验,我深信,你将指导安理会工作取得成功。我还愿向你的前任、比利时常驻代表表示感谢,并对他出色地主持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表示深切地赞赏。

1989年12月,联合国组织通过了一项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历史性《宣言》(大会第S-16/1号决议,附件),从而实现了反对种族隔离全球运动中的一个主要目标。该《宣言》描述了国际社会通过和平手段建立一个统一、非种族、民主南非的共同目标。

所采取的积极步骤是废除和修正种族隔离的一些法律支柱和民主南非大会。德克勒克总统对这些成就作出的贡献应得到承认。

然而,许多负责任的领导人在许多场合指出,南非政府应停止暴力并保护其公民的生命和财产。

正如许多发言者强调的那样,在南非逐步升级的暴力继续表明南非当局不能甚至不愿意结束暴力。1992年6月17日夜晚在博伊帕通发生的大屠杀和随后南非政权的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是最新的公然侵犯人权的事件。根据大赦国际的最近报告,数百名南非少数人政府的反对者成为治安部队得到政府的默许进行的出于政治的动机的屠杀的受害者。

同一份执行告诉我们,尽管南非当局宣布对这些屠杀进行各种调查,但那些凶手很少被绳之以法。

在民主南非大会崩溃之前,争取新的和更美好南非联合阵线的成员一直充满希望和渴望。仇恨和沮丧的心情正在增强,特别在那些纪律和耐心变得越来越少的一代人中间。

南非处在十字路口。暴力严重地危急和平谈判进程和向民主的、非种族的和统

一的南非的过度。

南非政权有义务为进行有意义的谈判创造必要的气氛。这意味着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以有效地结束正在进行的暴力。德克勒克总统必须承认种族隔离的根本错误,以此团结和治愈他的国家。公开认错,公开谴责将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性行动。

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提出了恢复谈判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合情合理的。

应当请国际观察员监督对城镇的管辖。也许,局外人将不会立即带来和平,但是他们能够使警察在使用暴力之前犹豫一下,同时揭露城镇局势的真象。

因此,苏里南认为,决议草案S/24288中所载的关于秘书长任命一位特别代表的要求是恰当的。联合国的这种重新介入可有助于和平进程,该特别代表可在维护南非大多数人民利益中发挥重要和建设性的作用。

我们真诚地希望,理智和理性将占上风。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苏里南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印度尼西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维斯努默尔蒂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给我们这次机会参加这些审议。主席先生,允许我向你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的祝贺。我们深信,你将以你的广泛经历和外交才能指导会议工作取得圆满成功。我还要对你的前任在6月份安理会中的干练领导而向他致以当之无愧的敬意。

我要借此机会热烈欢迎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曼德拉先生并祝贺他在安理会的重要发言。我们还感谢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马克维图先生所作的明析的情况介绍。

本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处理在南非发生的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这使我国代表团义不容辞地参加这些辩论。

一些时候以来,南非的政治紧张局势即种族主义政权和反种族隔离领导人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一直在加剧。人们一直担心,民主南非会议主持下的谈判会因

为坚持使新宪法的某些规定受制于少数人的否决——这给向多数人统治的和平过渡投上征兆不祥的阴影——而中断。此外，极端分子集团破坏稳定的潜力，也仍然使引起人们深切关注的原因。

这一局势由于已经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不断升级的暴力而显著恶化。我国政府对最近在博伊帕通发生的耸人听闻的屠杀尤感震惊。这些肆意袭击表明肇事者决心恐吓城镇社区并在该国普遍造成混乱。遗憾的是，保安部队的勾结以及该政权对屠杀无辜男女儿童和无力反应，动摇了黑人多数对政府主持公道的信心，因此这些事态发展对任何有意义的谈判的继续以及根除种族隔离现象造成严重挫折。

显然，尽管在南非不可逆转的改革进程上建立了重要的里程碑，然而该政权的两面派政策使人们更加怀疑其使少数统治永久化的企图。它未能阻止得到保安部队帮助和怂恿的螺旋升级的暴力，这清楚地证实了这种设想，而且必定加强对种族统治的反抗。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赞成非洲统一组织在其上月于塞内加尔的达卡尔举行的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它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以调查暴力的原因、采取必要的措施并创造有利于南非和平过渡的条件。除非安理会作为紧急问题而着手采取行动，南非的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并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国际社会再也不能支持阻止正义和平等的障碍，而且必须要求南非政府对其政策负责。鉴于该政权使种族隔离永久化的伎俩——这些伎俩势必对正在进行的通过谈判找到解决办法的努力造成不利影响——采取行动的需要变得十分紧迫。

控制城镇暴力和维护法律和秩序是比勒陀利亚的责任。因此，我国代表团要求比勒陀利亚政权不要利用分裂、沮丧和贫困的多数人的争斗和在该国煽起动乱。

在过去两年中，南非发生了具有深远重要性的事态发展，导致建立了一个种族隔离后的社会。在这一点上，我国代表团向民主南非会议进程提供充分支持，我们希望这种进程将得到恢复，以作出新的和坚定的努力来最后完成过渡时期的条件。

值得提到的是，不结盟运动自成立以来就呼吁消除南非的制度化的种族主义。

因此,在这争取非种族和民主社会斗争的关键阶段,我们有责任要求南非政府在解决权力转让的僵局方面果断和迅速采取行动,并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被剥夺权利和受压迫者的呼声再也不会被压制下去。种族和解、权利平等和多数人统治将取得成功,而南非人民将获得自由。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支持这一建议:即秘书长任命一位特别代表,以帮助有效地结束暴力并为导致向民主、非种族和统一的南非和平过渡的谈判创造条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对我讲得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安提瓜和巴布达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赫斯特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非常感谢你让我代表加勒比共同体12成员国发言。因此,我今晚是以一个声音代表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圭亚那、牙买加、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我国安提瓜和巴布达发言。然而我的发言将十分简短。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佛得角在这一历史时刻主持这一著名的机构,我们祝贺安全理事会最近在解决很多国际危机中所完成的重要工作。它今天对非洲的集中注意也是极受欢迎的。

在1992年6月29日至7月2日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西班牙港举行的加勒比共同体政府首脑会议的第13次会议上,我们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像有史以来以前每年一度的加勒比共同体首脑会议上一样,审查了南非的事态发展。他们立即加入了非洲统一组织同时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举行会议时发出的关于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举行紧急会议的呼声。

我们的政府首脑们是以一种不安的心情研究了主要是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们的暴力的程度,他们具体谴责了在博伊帕通屠杀40多个无辜的非洲人。这一屠杀的极其惨无人道和对旨在导致一个自由南非的谈判进程的不利影响使我们的政府首脑们保证他们全力支持对这一屠杀进行国际调查。

今天,这次历史性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一定要使南非不断升级的暴力行为结束。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以一个从谈判中实现民主、统一和无种族的南非为前提的。南非当局应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制止使无辜的牺牲者丧失生命的暴力行为;当局应对警察和保安部队进行有效监督,否则就将使整个地区回到一个严重状态中去。

种族隔离的罪恶和不合法性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因此种族隔离的和平死亡将使南非出现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民主越快在南非出现,其公民的日子就越好过。然而,如果南非当局设法通过鼓励破坏谈判的暴力行为放慢这一进程,那么我们12国政府首脑准备在重新动员国际社会采取决定性行动中起自己的作用。

今天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的决议草案除其他外,请秘书长“作为紧迫事项任命一位特别代表调查正在发生的暴力行为的内在原因”,并敦促国际社会“维持为早日结束种族隔离而采取的现有措施”,这得到我们加勒比共同体12个成员国的全力支持。我们敦促完全接受其条件并保证维持现有的对南非采取的经济和财政制裁,直到建立一个临时政府为止。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者是安哥拉共和国外交部长比德罗·德卡斯特罗·泛图莱姆“罗伊”先生阁下。我欢迎这位阁下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表讲话。

德卡斯特罗·泛图莱姆“罗伊”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想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确信你众所周知和业经证明的能力将用于指导本世界组织的这一极为重要的机构的工作。作为一个以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的非洲国家大家庭中的一国的土著人,你在这一机构担任主席使我感到很大的荣幸和满足。

我还想向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表示我最诚挚的祝贺,祝贺他光荣地当选联合国秘书长这一高职。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和杰出的非洲人。

能参加关于南非复杂局势的这个最重要的辩论对我和我国代表团是一个巨大的荣誉。我们希望对解决问题作出我们微薄的贡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其英勇献身和受苦受难的人民在漫长的几十年中一直在进行斗争。

我们特别注意地听取了分别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代表大会主席的纳尔逊·曼德拉和科雷伦斯·马科维图关于正在出现的事态发展的讲话。局势的严重性和缺乏使冲突取得迅速解决的前景--这一冲突具有引发难以预见和难以控制的事态发展的潜力--使我们深感关切并给人人--南非、非洲和国际社会的人民--都怀有的乐观情绪投下了阴影。

我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所有其他国家一起强烈和毫不含糊地支持德克勒克总统为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的努力而采取的步骤并支持为逐渐取消作为鼓励所有旨在根除种族隔离行动的一种形式的对该国的制裁。基于这一看法,我国研究和执行了旨在使我们两国各方面关系正常化的措施。

德克勒克总统在4月公民投票中的胜利使南非人民产生了希望和信心:争取已久的解决冲突已经在望。

不幸的是,这一热情不久就消失了,因为这个国家立即被投入了暴力的浪潮之中。这个浪潮的主角主要是黑人,参与的有南非警察和留在南非的雇佣军,他们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为了窒息这个大陆的南部地区的人民,特别是着眼于纳米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并为了促进普遍的不稳定以便使种族隔离能生存下去。

在这方面,我应在这里声明我最深切的忧虑:在国际社会处于被动状态的情况下,南非政府明目张胆地违反在纽约达成的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关于纳米比亚的协议。南非政府坚决拒绝按这些协议的规定解散这些军队,即30和32“水牛”、“南非特种镇暴队”和“布希人营”。

作为一个安哥拉人,我必须宣布我对我国公民参加对南非博伊帕通手无寸铁贫民的屠杀深感憎恶。

我在这个大厅重申安全理事会有必要采取强有力的步骤以立即减少这些部队,使他们不至于不仅在南非,而且可能也在莫桑比克、安哥拉、或我们地区的任何其他国家犯下暴行。

今天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大体上生活在近代前所未有的和平运动与民主化前

景之中。非洲大陆虽然有一些我们仍感遗憾的例外,但也没有置身于潮流之外。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对于开创经济复苏的条件是具有根本性,甚至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到南部非洲所拥有各种潜力与能力,我们无法对南非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这不仅因为是该国未能使自己有资格参与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而且也因为它继续成为紧张的重要焦点,对于该国及该区域的其他国家带来直接的后果。

在这方面,我们重申完全支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6月23日紧急会议的声明,该项声明在达喀尔首脑会议审议这一问题的时候非常有效的提交了该会议。

我们呼吁德克勒克总统下令立即停止侵害手无寸铁的南非公民的各种暴力行为,我们重申必须恢复对话——公开、坦率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并在对话中为南非所有人民的利益而实行灵活、妥协和认真的原则。

我们重申有必要任命一位联合国代表,监督逐步实施各种旨在最后解决冲突及建立民主、非种族的南非的各种措施。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安哥拉外交部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希卡·坎特拉尔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 首先,我向阁下致意,并祝贺阁下担任安全理事会7月份主席。佛得角共和国是一个非洲国家,该国表明决心尽一切必要努力来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而该国的一位代表主持本次会议,这预示着安理会审议的成功,并预示着安理会将采取行动,对一个统一、民主和非种族的南非的诞生将作出有效的贡献。

我也祝贺比利时代表保罗·诺特达姆大使出色和有效地指导了安理会6月份的工作。

我们认为,召开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具有迫切的必要性。我们满怀关切地注视着1990年在南非开始的消除令憎恨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进程如今因各种形式的暴力再次高涨而面临受挫的危险: 这种暴力是该国最反动的势力所进行的活动造成的,它

有可能造成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我们也满怀关注地一直注视,尽管已经采取的措施十分缓慢,该进程的方向仍然不稳定,但国际社会某些成员作出了不成熟的,在我们看来甚至是没有道理的决定,放松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国际压力,鼓励那些对变革反抗最强烈的部分,甚至让他们有机会来试图阻止在南非出现一个公正的社会。

今天的情况主要是对世上最可恨的制度之一所采取怂恿政策造成的,而且我必须说,说的客气一点的话,它是某些强有力的政府惰性政策造成的,这些政策过去致力于,而且绕有讽刺意味的是,而今继续致力于削弱联合国各机构在争取最终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斗争中的作用与贡献。

就在安全理事会中,我们多次看到有人是如何采取行动来防止向国际社会上这一方和那一方“发出错误的信号”,然而在对待种族隔离南非时,通过怂恿和惰性不做任何事情来防止向那些反对在南部非洲的那个地区执行迫切需要的改革的人发出“错误信号”。

我们希望,在非洲统一组织采取了值得赞扬的及时行动,要求安全理事会就一个在其议事日程上逗留了多年的事项召开本次会议之后,南非问题及其围绕该国的暴力问题现在将得到它所应该得到的重视和考虑。

已提交的决议草案已在私下考虑了好几天,我们认为在该决议草案的基础上,安全理事会应当谴责6月17日在博伊帕通城发生的屠杀及其他类似行为。我们也认为,必须强调南非政府有责任保证所有南非公民的安全,采取必要措施来结束该国的暴力,保护所有南非人的生命与财产,并开创信任的气氛使谈判进程得以继续。我们坚信,只要种族隔离继续存在,只要种族隔离继续影响南非人民以及邻国,对该区域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不到3年前由大会第16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及宣言中所载的措施就是完全适用的并将继续完全适用。

根据宪章,安全理事会具有无可推诿的职责,不仅要处理那些靠近大国力量源泉或在工业国资源来源区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安理会也有责任处理危机世界和平与

安全所有问题并对其采取行动,而不论这些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不论这些问题涉及那些力量,也不论各大国在这些问题上拥有何种战略利益。

本组织50多个成员国要求举行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以及这个要求在联合国会员国之间引起的真实的反映——这可从今天在这个厅内的发言的数量和质量上看起来——表明对于了解安理会如何对待这一问题的每个方面以及它在其后将进行什么样的辩论的全部细节存在着广泛的兴趣。

我们希望,随着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任命以及这位人士将要编写的报告,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将能取得有关该国家暴力真正根源、推动这一暴力的力量以及他们所追求的不可告人的目标等方面的详细信息;而且我们希望能采取有效措施导致根除在南非的暴力以及真正、完全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种族隔离的作法,并导致出现统一、民主和非种族的南非,而这正是本组织大多数成员所希望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古巴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菲律宾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西拉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热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你是在安理会除了其他问题外正在处理两个具有关键意义的问题时就任的:一个新生国家强烈要求帮助使它能生存下去,另一个问题是一个国家正为诞生而挣扎着。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安理会能够并应当根据宪章起它的作用,帮助这两个国家实现其梦寐以求的目标。

在你的领导下,我们有信心安理会将竭尽全力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不久享有和平和稳定,一个非种族和民主的南非不会胎死腹中而不久将会加入国际的大家庭。

菲律宾感到深深伤心的是,南非发生的悲惨事件,特别是席卷该国的疯狂暴力行为。难以形容的博伊帕通大屠杀使我们大为震惊并使我们认识到南非正在流血、以及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制止流血的这一无法回避和丑恶的事实真相。由于两个月以前我们曾乐观地认为如果民主南非大会成功的话,过渡安排现在就会已经就绪,因而上

述情况就使我们感到更加痛苦和沮丧。

只有在死了许多人之后，负责人才会采取行动避免悲剧、纠正错误，这的确是十分令人伤心的。历史充满了这类事例，人们会以为到了现在我们应该已经汲取了教训。种族隔离制度的恶毒之处已在我们所看到的后果中暴露无遗：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深受暴力和痛苦。

种族隔离的法律和条例也许已经废除，但是其做法、态度和这个制度带来的种种罪恶现象还没有消失。对南非人民来说，没有什么捷径，但是和平过渡的道路是应走的最明智的道路。暴力的道路只会导致破坏和不可容忍的人的死亡。因此，菲律宾敦促所有南非人，特别是参与停顿了的谈判的各方，不要抛弃过去两年中取得的成就，而要通过谈判追求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和非种族的南非的目标。

我们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和英联邦进行了几次调查，以查明南非暴力的根源，以便结束暴力。没有联合国参与制止暴力和恢复在南非的谈判，这些努力便是不完整的。联合国介入是本组织根除种族隔离这一长期目标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当务之急是，制定了协商一致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破坏性后果宣言的联合国应在实现该宣言的精神和文字方面起合乎逻辑的作用。

菲律宾认为，必须对南非政府继续施加和保持国际压力，包括安理会实行的制裁，以使它忠实地遵守它根据1991年9月14日全国和平协议应负的责任。还应迅速惩办暴力分子，因为它们不仅应对杀害无辜人负责，而且它们还把南非推到了边缘。据说某些安全部队在一系列暴力行动中参与其事，这应予揭露，而不应息事宁人。正如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所说，“社会全体成员的安全是任何政府都无法推委的首要责任。”

在南非的暴力周期之后，造成了许多损失。不稳定的威胁笼罩着整个社会。经过艰苦努力取得的参与谈判各方之间的信任现在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恐惧、迟疑和不信任的气氛。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退出民主南非大会时说过，“为什么我们同一个决心杀害我们的政府进行谈判，这一点现在已更难向

我们人民解释了。”

南非的局势现在处于怎么一个危险的阶段，暴力摧残了一个因种族隔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而已经十分混乱的社会。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行动使各方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菲律宾严重担心南非的前途。因此，菲律宾敦促安全理事会一致采取措施，有效地处理南非的局势并为帮助南非人解决暴力问题和为这个受难的民族的民主前途制定方法。这些不能打折扣，否则便是不够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菲律宾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莱索托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富弗罗先生(莱索托)(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表示我们看到你担任安全理事会这个月的主席是多么高兴。我们还要祝愿你取得巨大成功。

对你的前任保尔·诺特达姆先生，我们要说“干得不错”。

安全理事会在1992年6月17日博伊帕通疯狂和残酷地屠杀男人、妇女和儿童以后，再次集中审议南非问题。博伊帕通暴行毛骨耸然地提醒人们，政治暴力一直是南非民主化和改革进程的障碍。

席卷南非的政治暴力是种族隔离的遗产。国际社会正是承认这一事实，才于1989年12月14日通过了《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该宣言特别要求为谈判创造必要的政治气氛。国际社会在阐述谈判进程的各项指导方针时，曾表示“有关各方应在必要的气候下，真诚地谈判他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按照各解放运动和南非政权之间的共同协议，不使用暴力。”(大会第S-16/1号决议，附件，第8段)。但尽管有这项《宣言》，暴力活动仍持续不断，毫无减少，黑人的伤亡人数日益增加。

全世界都曾对德克勒克总统释放政治犯和解除政治禁令的举动表示欢迎。在其1990年2月的历史性宣言中，德克勒克总统似乎已明白这一重要的一点，即他的政府再也不能靠排除大多数南非人而统治这个国家了。南非似乎正在跨越一个新的界限，进入一个其所有公民都充满希望的时代。

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当时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已故的扎非尼亚·莫索本先生、及其现任主席克拉伦斯·马科维图先生以及其他政治领导人接二连三地获释,预示着新的南非将有一个美好的前景。解放运动的各位伟大领导人还摆脱积怨,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并通过谈判把其努力和能量集中用于消除种族隔离以便实现创立非种族民主南非的最终目标。

我们大家都目睹了德克勒克总统所走过的道路。首先是《开普敦备忘录》《比勒陀利亚备忘录》、废除一些奠定种族隔离基础的立法,修正《国内安全法》、1991年9月14日的《政治和平协定》、最后于1991年12月21日创立民主南非会议进程。

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及其追随者认为他们所走的是一条通向民主新南非最终目标的真正道路。他们仍在真诚地继续谈判。1992年5月民主南非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的结果是我们大家都众所周知的。这的确是令人遗憾的结果。南非所有主要的政治活动家应该恢复民主南非会议的进程。

虽然世界正在经历一场革命,人们对南非出现新秩序的期望越来越高,政治暴力已把黑人居住区变成交战地区,现在这个国家似乎已经陷入暴力,不容异己、不信任和种族敌视的陷阱,伤害了所有的黑人和白人。

我们莱索托难以相信和理解的是,警察部队在军队的帮助下过去曾追捕自由战士和违反“当时法律的人”今天却突然无法在该国同样的地区为扑灭暴力而巡逻并维持法律和秩序。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多年来保安部队中的某些分子一直得到培训和金钱,以便通过暗杀、绑架和其他把南部非洲变成人类地狱的肮脏阴谋,破坏解放运动。

在令人毛骨耸然的博伊帕通大屠杀中,至少有40人被枪杀、刺死或砍死。据报道警方曾无视有人将从许多臭名昭著的寄居所之一发动进攻的警告。

现在,这些寄居所日益被用作发动政治谋杀的基地。怀着善意和诚意的南非人在驳斥所谓的黑人对黑人的暴力概念时,特别是当其涉及寄居所时都注意到,居住在

这些寄居所的人即便他们知道“政策”的意义，他们也无法区分南非黑人国民大会、英卡塔运动或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各项政策。我们要继续驳斥这样一种概念，即在紧张的气氛中，包括长矛和大砍刀在内的任何种类武器都可成为文化的必需品。据报道，在博伊帕通，长矛曾被用作屠杀9个月的婴儿，大砍刀——在南部非洲的语言中称作“panga”——曾被用于屠杀一名怀孕8个月的妇女——这是什么样的具有文化必要性的武器！

我们仍然坚信，南非当局负有保护无辜生命和财产的主要责任。人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理解黑人对持续暴力所感到的痛苦，并意识到黑人社区由于似乎未能制止政治暴力感到非常愤怒和沮丧。

让人觉得鼓励丧事承办人发挥更大作用或扩大棺材行业既不是一种美德，也不是一条健全的经济原则。应当减少到黑人墓地去的人。南非现有的警察人数据报道已膨胀到11万人，如果有关各方都有真诚的意愿的话，警察必然能够结束正在发生的屠杀。例如，法制部长克里埃勒先生在最近的发言中提到全国各地的热点时说，根据目前的安全法，政府拥有“充分的手段”去处理这些热点。必须利用这些“充分的手段”和尖端有效的执法机关来帮助创造谈判所需要的气氛，协商一致的宣言鼓励进行这种谈判。

我们继续感到振奋的是，我们知道南非解放运动并不一心一意想进行武装斗争。为了表现诚意，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开始同南非当局对话之后迅速采取行动终止其武装斗争。它以往不可避免地诉诸暴力手段是对种族隔离暴力和南非历届政府拒绝所有和平对话建议的反应，和平对话的目的是消除种族隔离并谈判一项将为其所有公民带来一个新的民主南非的新《宪法》。

我们不想一一列举1985年在纳塔尔开始的各次屠杀，最终在博伊帕通发生残酷屠杀。我们真诚地呼吁南非当局认真处理这一不断升级的政治暴力的根源，暴力甚至受到‘库斯’博塔先生之类的议员的可耻的煽动，他最近坦白说，他于去年6月在他的选区中曾帮助炸毁了比勒陀利亚北郊的前白人希尔斯维高中，该学校将为黑人

政治归国者的子女服务。我们也注意到所谓的“黑人对黑人暴力”概念的戳穿，尽管布莱恩·米切尔警长最近被判处绞刑，他带头在纳塔尔乡村的托拉斯菲兹定居点屠杀了11位无辜的黑人村民，打伤8人。这些人之所以被杀只是因为这个米切尔认为他们是统一民主阵线的支持者，据“黑人对黑人的暴力”的信徒报道，该阵线正同英卡塔发生冲突。

在安理会对其面前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时，我们希望，它将牢记一个丑恶的事实，正如最近的博伊帕通悲剧所表明的那样，生活在城镇内外的普通黑人家庭不断处于对无法预料的袭击和谋杀的恐惧之中。

我们这些唯一的近邻绝大多数是基督徒，当他们面对苍天进行祷告时，当他们张开含满泪水的眼睛时，他们将希望寄托在贵理事会身上，他们说，他们也应当有保护部队的保护，希望保护部队将有助于所有南非人真诚进行的真正的谈判。他们也有资格获得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莱索托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尼亚基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使我有机会向安全理事会发言。在我发言的一开始，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理会7月份主席。对非洲代表团来说，特别是对南非受难的人民来说，你在这次有关南非暴力辩论中主持安理会会务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巧合，南非暴力是我们大陆和世界最严重关注的问题。我们相信，你的丰富经验和极其令人赞赏的外交技巧将有助于安理会的审议。

与此同时，我也要感谢你的前任、比利时的保罗·诺特达姆大使，他在6月份指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本次会议讨论的是南非的悲剧性暴力。它涉及谁应当为此负责。它涉及比勒陀利亚当局应怎样做来迅速结束暴力。它涉及国际社会应如何帮助达到这一点。它并不涉及恢复谈判。面对南非内部的大屠杀及其对黑人大多数带来的巨大痛苦，目前

优先重视谈判不仅是极端的冷漠而且是本末倒置。

谈判的全部目的是要确保恢复南非多数人民的基本自由与权利。但是,在他们能够享受这些权利之前,包括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他们必须首先确保和伸张自己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在全世界,特别是主要大国一心一意促进人权的时候,世界作为束手无策的旁观者眼睁睁看着南非正在发生的屠杀,这是对世界新秩序的一种谴责。那些不能为南非城镇中的无辜人民伸张最基本人权的人放弃了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为人民伸张人权的权利。世界上最好的宪法对死人一点用处也没有。对继续生活在永久恐惧和担惊受怕情况下的活人来说也没有什么用处。南非人民需要一部种族隔离后南非的经过谈判制定出的《宪法》。但是,谁也没有权利要他们在被人用枪顶着脑袋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审议南非暴力的严重问题,是恰当的。安理会开会的直接原因是震撼国际社会良知的6月17日博伊帕通屠杀事件。博伊帕通事件造成40多人死亡。虽然外界已经接受暴力是南非常见的问题,但很少了解它的规模。这只是在大规模暴力发生之后,如博伊帕通事件,国际社会才注意并有反应。1960年69名和平示威者在沙佩维尔遭屠杀后的情况,就是如此。由南非的残暴所引起的义愤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和由此运动所推动的广泛的制裁。1976年的索韦托大屠杀之后也是这样的情况。南非政权杀人成性和镇压的行径所引起的憎恶甚至使其盟友都加入支持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这是对比勒陀利亚所采取的第一个和唯一的第七章措施。安全理事会第473(1980)、554(1984)和556(1984)号决议,都是作为对南非暴力后的大规模镇压和残暴行径的反应而通过的。

然而,由暴力造成的死亡在南非每天发生。该国现阶段的暴力可追溯至1986年。根据暴力受害者代表所作的记录,五年多来,南非每天有15个无辜生命丧生。根据大多数的估计,死亡人数今天已经超过11 000人。在这样一个长时期内如此众多的人死亡,这在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被认为是在所难免的。

国际社会一度可能真正怀疑,比勒陀利亚当局与危害南非的暴力是否有牵连。而现在已没有借口解脱该政权对暴力的责任。只有天真的人们和比勒陀利亚的支持者及其朋友才会接受比勒陀利亚把这场争斗说成是黑人对黑人的暴力的说法。五年没有间断的暴力造成11 000多人丧生以及各方面,包括人权、教会和律师团体所收集的大量证据,以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该政权的治安部队,包括警察和军队插手肆虐南非的暴力的恶意。他们插手的形式有策划、提供资金、训练和指导后勤支助,甚至直接参与攻击和其他的暴力行为。

南非研究和文献中心1992年5月发表的一份题为“南非:‘第三势力’破坏的证据如山”一文,提供了警察参与英卡塔自由党支持者所作暴力行为的无数行动的具体证据,如招募人员,提供训练和武器,提供护送,对英卡塔的暴力视而不见,等等。1991年6月12日星期三的《纽约时报》上有一篇克里斯托弗·雷恩根据一名南非退休陆军少校尼科·巴森所透露的资料写成的文章,内容与该中心文件所揭露的情况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南非政权无兴趣制止暴力。

那些已习惯对各解放运动所提出的问题表示怀疑的国际社会成员,不能无视由政府任命的戈德斯通委员会的结论,该委员会在2、3、7段中指出:

“多年来国家参与秘密活动,包括犯罪行径的历史……以及南非警察和克瓦祖卢警察个别成员有充分记录的犯罪的行径,加剧了众多南非人这样的看法,即政府或它的机构是造成暴力的活跃方面。政府未能采取足够坚定的步骤来预防治安部队和警察人员的犯罪行为,并确保有罪者得到迅速和充分的惩罚。”

有时,比勒陀利亚企图掩盖其犯罪行径的企图反而使它暴露了马脚。最近,警务部长想要法院发布,阻止《WEEKLY MAIL》周刊刊登一份关于在南德兰士瓦地区有一个高度机密的警察网的报道。正如各解放运动的领袖所告诫的那样,如果该政权没有秘密要隐藏,为什么它争取阻止该报道的发表?

即使比勒陀利亚没有同谋参与肆虐南非的暴力,它也无法推卸结束暴力的职责。正如1992年7月9日星期四的《纽约时报》上一名作者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有关

政府是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没有参与暴力的辩论现在已不再重要。该作者认为政府应当负责,他指出:

“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家中,而且作为社会契约基本条件的一项产品,政府应负责为其公民提供人身安全。”

正如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非国大等解放运动在其声明中表明的那样,政府必须如何结束暴力是明确的。简言之,它必须结束它的安全部队参与秘密活动。具体而言,它必须执行它已承诺为结束暴力而要采取的措施,如关闭单一性别的寄宿舍和禁止携带所谓的文化武器。它必须把参与暴力的治安人员绳之以法,并对所有的犯罪活动开展有力的调查。它必须把所有牵涉犯罪行为的治安人员停职查办。它必须解散所有从事秘密活动的治安部队和南非国防军分遣队,如32营和其他由外国国民组成的部队。

博伊帕通事件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些沉痛的教训,在策划对危机的适当反应时必须铭记。教训之一,国际社会有些成员过份急于取消制裁。现在,比勒陀利亚当局感到已不必惧怕制裁与孤立的压力,就壮起胆来,不仅不顾其采取措施结束暴力的保证,而且在谈判桌上拖延不前。一些继续主张保持制裁的代表团,如我国代表团,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此,安理会的第一责任是必须重新肯定继续对该政权施加压力的必要性。现有制裁必须加以保持。

在这一方面,我要借此机会重申,我荣幸担任主席的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及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决心继续全力以赴地执行得到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再度确认的任务。我谨代表政府间小组敦促安理会成员和整个国际社会继续向该小组提供支持与合作。

博伊帕通还痛苦地提醒国际社会,它太长时间太依赖该政权关于暴力的调查机制。尽管国际社会从未完全认可这个机制,但是,国际社会对它的默认给予它从来不应得到的可信性。现在,安全理事会有机会以一种不仅帮助挡住该国家暴力浪潮,而且帮助恢复被压迫人民对谈判进程的信任和信心的方式来纠正这一疏忽。

我认为,这些是由非洲国家提出的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的目标。我同先前的发言者一起敦促安理会通过该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由于时间已晚,我打算现在休会。征得安理会成员的同意,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这一议程项目的下一次会议将于明天,1992年7月16日,星期四上午10点30分举行。

下午11点10分散会。

